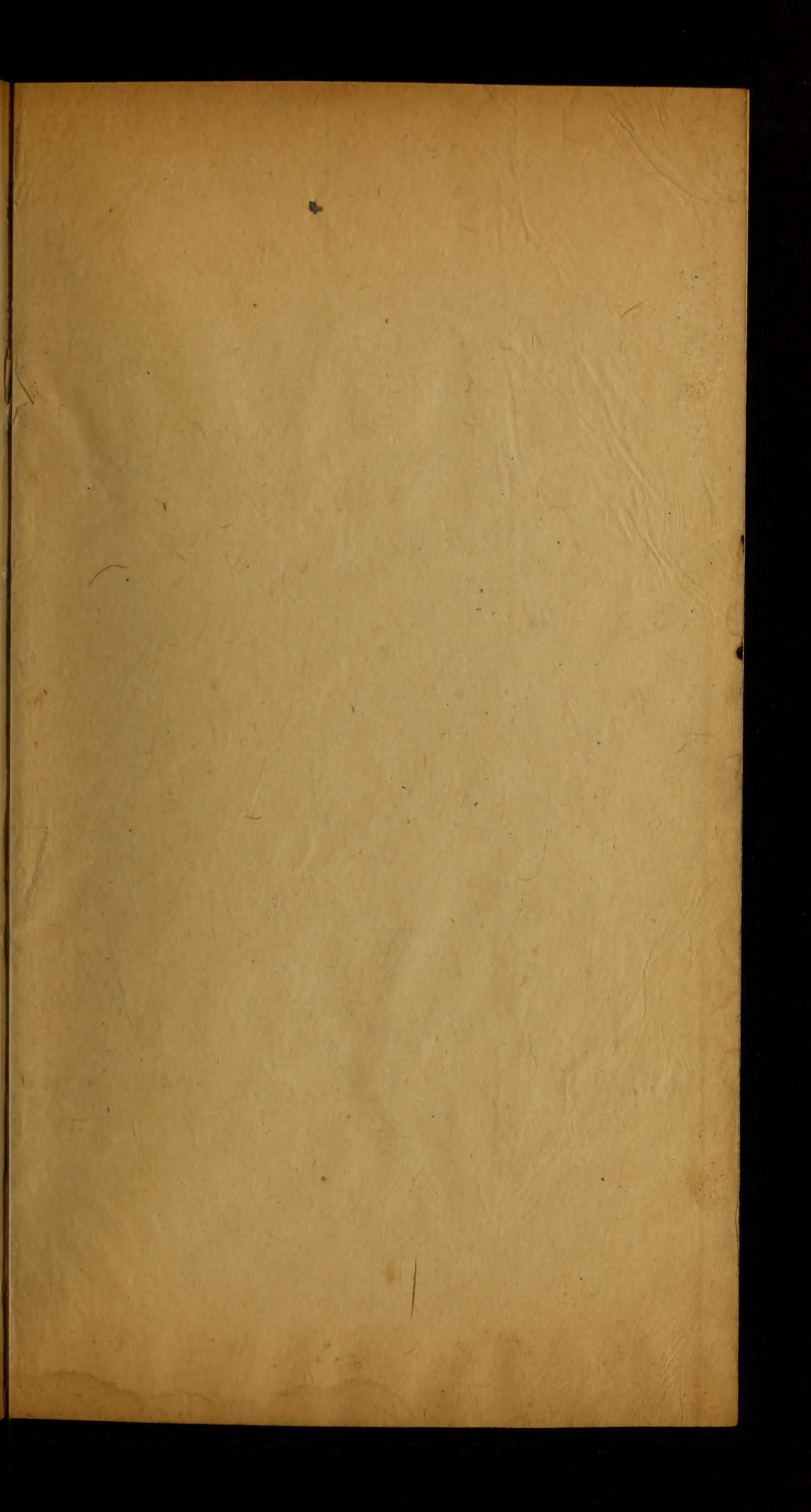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三十五

晉

安皇帝

己亥隆安三年。燕長樂元年。秦弘始元年。涼王呂纂咸寧元年。北涼天璽元年。春三月。魏分尚書諸曹。置五經博士。

魏主珪分尚書三十六曹。胡三省注。後漢光武帝分尚書爲六曹。晉武帝增置三十五曹。至後魏又增爲三十六曹。及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八部大人主之。八部。擬八座。謂之八國。吏部尚書崔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珪問博士李先字榮仁。中山盧奴人。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

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遂

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追尊所生母陳氏爲德皇太后。

夏四月。以會稽世子元顯爲揚州刺史。

會稽王道子有疾。且無日不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諷朝

廷解道子揚州。以授元顯。道子醒而知之。大怒。無如之

何。元顯以廬江太守張法順（會稽人。）爲謀主。多引樹親黨。

朝貴皆畏事之。

燕除公侯金帛贖罪法。

燕主盛十日一決獄。不加考掠。多得其情。下詔曰。法例

律。（晉初改舊律爲刑名法例。此蓋言法例所載之律也。）公侯有罪。得以金帛贖。此

不足以懲惡而利于王府甚無謂也自今皆令立功以自贖。

南凉王烏孤以弟利鹿孤立徙治西平注見前。

南燕王德陷廣固注見前。遂都之。

初秦主登之弟廣帥衆依南燕王德已而廣自稱秦王。南燕所屬多去附廣德乃留魯王和守滑臺自帥衆討廣斬之和長史李辯殺和以滑臺降魏德欲還攻滑臺與其下謀之。韓範曰嚮也魏爲客吾爲主今也吾爲客魏爲主人心危懼不可復戰不如先據一方自立基本乃圖進取潘聰曰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左有負海之饒右有山河之固廣固城地形阻峻若得其地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內也。德乃引師而南進據瑯邪徐兗之民歸附者十餘萬幽州刺史辟閭複姓渾守

廣固。其下多出降。渾懼奔魏。德追斬之。遂定都廣固。先是。燕蘭汗之亂。吏部尚書封孚。南奔辟閭渾。渾表爲渤海太守。及德至。孚出降。德大喜。曰。孤得青州不爲喜。喜得卿耳。遂委以機密。封孚字處道。渤海蓨人。

秦主興降號稱王。

興以災異屢見。降號稱王。詔羣臣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存問孤貧。舉拔賢俊。簡省法令。清察獄訟。守令有政績者賞之。貪殘者誅之。遠近肅然。

冬。十月。秦陷洛陽。

秦寇洛陽。河南太守辛恭靖。隴西狄道人。固守百餘日。秦兵拔洛陽。獲之。恭靖見秦王興。不拜。曰。吾不爲羌賊臣。興囚之。于是淮漢以北。多降于秦。恭靖被囚三年。逃歸江東。病卒。

姦民左道惑衆在政治清明之時不過為射利之媒其技易窮亦易敗露若亂世則直用號召倡亂矣守官者轉去武備而信妖邪自貽伊戚其愚固不足惜然以羲之而有是子又世奉邪道豈非清談高尚害人之深哉

孫恩寇陷會稽。殺內史王凝之。羲之之子。詔徐州刺史謝琰及劉牢之討破之。以琰為會稽太守。

會稽世子元顯。性苛刻。生殺任意。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胡三省注。有罪沒為官奴。凡公卿之後。及士人子孫。占蔭以為客戶。是謂免奴為客。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攻會稽。殺內史王凝之。凝之世奉天師道。不出兵。亦不設備。官屬請討之。凝之曰。我已借鬼兵守諸要津。不足憂也。恩遂陷會稽。殺凝之。于是八郡會稽。吳郡。吳興。義興。臨海。永嘉。東陽。新安。之人一時起兵。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中眾數十萬。恩自稱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表會稽王道子及元顯之罪。請誅之。于是內外戒嚴。加道子黃鉞。元顯領中軍將軍。命徐州刺史謝琰討之。牢之亦發兵討恩。拜表輒行。琰

新洲擊蛇全襲漢高芒碭事。蓋裕自託於劉苗裔。久蓄草澤英雄之志。故設爲神奇以聳動庸愚耳。

擊斬義興吳郡羣盜。與牢之轉鬬而前。所向輒克。琰留屯烏程。遣司馬高素助牢之。進臨浙江。注見前。詔以牢之都督吳郡諸軍事。初彭城劉裕。字德輿。小字寄奴。漢楚元王交之後。僑居京口。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履爲業。好摴蒱。爲鄉閭所賤。嘗伐荻新洲。遇大蛇。擊傷之。明日復至洲。見有羣兒擣藥。裕問何爲。答曰。吾王爲劉寄奴所傷。裕曰。何不殺之。兒曰。寄奴王者不死。裕叱之。皆散。新洲。胡三省注。在京口西大江中。至是牢之引參軍事。使將數十人覘賊。遇賊數千人。即迎擊之。從者皆死。裕墜岸下。賊臨岸欲下。裕奮長刀仰斫。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殺傷甚衆。劉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歎息。因進擊賊。大破之。胡三省曰。劉裕事始此。恩驅男女二十餘萬口東走。多棄寶物子

裕瀕危僅免隻身追賊多所殺傷然以敬宣之兵何難殄滅乃官軍競取寶物子女致賊賊乘間遠颺致宣馭下無紀固無可辭咎然所云以一人驅數千亦失之誇矣

女子道。官軍競取之。恩由是得脫。復逃入海島。朝廷憂恩復至。以琰爲會稽太守。都督五郡軍事。戍海浦。明年夏。恩復寇會稽。謝琰出戰。兵敗。爲帳下所殺。恩轉寇臨海。朝廷大震。遣兵討之。不克。已而恩爲劉牢之所破。復走入海。海浦。自龕山東至定海。皆是。臨海。吳郡。今浙江台州府是。

以會稽世子元顯錄尚書事。

時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車騎塡湊。東第門可張羅。元顯所親信率皆佞諛。諷禮官立議。公卿以下。見者皆拜。時國用虛竭。公卿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踰帝室。

桓元舉兵攻江陵。殺殷仲堪楊佺期。

殷仲堪恐桓元跋扈。乃與楊佺期結婚爲援。佺期屢欲

桓元志存不軌所憚惟殷楊二人當時執政者轉欲搆使乖離是何肺腑佺期受代之後勢已不支復爲仲堪所紿憤激致敗頁堪燗懦若仲堪畏首畏尾僨事其死不足惜也

攻元。仲堪每止之。元恐終爲殷楊所滅。乃求廣其所統。執政亦欲搆使乖離。乃加元都督荆州四郡軍事。又以元兄偉代佺期兄廣爲南蠻校尉。佺期忿懼。欲與仲堪共襲元。仲堪多疑少決。苦禁止之。是歲。荆州大水。仲堪竭倉廩以賑饑民。元欲乘其虛而伐之。乃發兵西上。聲言救洛。先遣兵襲取巴陵積穀食之。仲堪遣楊廣等拒之。皆爲所敗。江陵乏食。以胡麻廩軍。急召佺期自救。佺期曰。江陵無食。可來相就。共守襄陽。仲堪紿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帥步騎八千至江陵。仲堪唯以飯餉之。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不見仲堪。與兄廣共擊元。大敗。單騎奔還。仲堪亦奔酇城。元遣將軍馮該追獲。皆

殺之。初。仲堪參軍羅企生。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必及于難。吾蒙知遇。義不可去。必將死之。及仲堪敗走。文武無送者。惟企生從之。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一執手。企生旋馬授手。遵生下之曰。家有老母。去將何之。抱之甚急。遂不得去。及元至荊州。人士無不詣元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事。元遣人收之。問欲何言。企生曰。乞一弟以養老母。元乃殺企生而赦其弟。

涼王光卒。太子紹字永業。嗣。庶兄纂弒而代之。

光疾甚。立紹為天王。自號太上皇。以太原公纂為太尉。常山公弘為司徒。光謂紹曰。吾沒之後。汝委重二兄。庶幾可濟。毋內相猜忌也。又謂纂弘曰。永業才非撥亂。直以立嫡有常。猥居元首。汝兄弟輯睦。則祚流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及光卒。紹祕不發喪。纂排閤入哭。盡哀而出。紹懼。以位讓之。纂不許。弘謂纂曰。主上闇弱。未堪多難。兄宜為社稷計。纂弘于是夜帥兵入宮。紹自殺。纂乃即天王位。以弘為大

都督錄尚書事。已而弘作亂。纂殺之。

庚子四年。南燕建平元年。南凉王利鹿孤建和元年。西凉公李暠庚子元年。是歲。西秦降秦。舊大國三。燕。秦。魏。小國四。凉。南凉。北凉。南燕。新小國一。西凉。凡八僭國。春。三月。詔桓元都督荊。江。八州軍事。荊江州刺史。

元旣克荊雍。表求領荊。江。詔以元都督荊司等七州軍事。領荊州刺史。元復求江州。乃加督八州。領二州刺史。元輒以兄偉爲雍州刺史。朝廷不能違。

夏。六月。庚辰朔。日食。

秋。七月。太皇太后李氏崩。

秦擊西秦。西秦王乾歸戰敗。奔南凉。遂降秦。

秦遣姚碩德伐西秦。入自南安峽。在鞏昌府安定縣南。西秦王乾

歸。使將軍慕兀等屯守。秦軍樵采路絶。秦王興潛引兵救之。乾歸聞之。自將輕騎迎戰。敗走。其衆皆降。興進軍枹罕。乾歸奔金城。將復西走。與諸豪帥大哭而別。遂乞降于南凉。南凉王利鹿孤待以上賓。秦兵既退。南羌凉戈等。密招乾歸。乾歸將應之。或以白利鹿孤。乾歸懼爲所殺。遂奔于秦。秦封乾歸爲歸義侯。明年春。復使乾歸還鎭苑川。

九月。地震。

以會稽世子元顯都督揚豫等十六州軍事。

北凉敦煌太守李暠字元盛。隴西成紀人。自稱凉公。是爲西凉。

初。北凉李暠好文學。有令名。孟敏爲沙州刺史。以暠爲效穀漢縣。後周省。故城在今安西府敦煌縣。令。敏卒。治中索仙敦煌人。等以

暠溫毅有惠政。推爲敦煌太守。請于段業。業因授之。至是。晉昌（晉郡。今安西府是。）太守唐瑤叛。移檄六郡。推暠爲沙州刺史涼公。暠遣宋繇（字體業。敦煌人。）東伐涼興。（縣。前涼郡。後周爲縣。故城在今安西府淵泉縣。）并擊玉門以西諸城。皆下之。（初。涼太常郭黁。善天文術數。嘗與李暠宋繇同宿。黁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終當有國家。有騍馬生白額駒。此其時矣。及索仙等推暠。暠初難之。會繇至。謂暠曰。忘郭黁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暠乃從之。黁先叛涼舉兵。爲呂纂所破。後歸姚興。將奔晉。追者殺之。郭黁。西平人。黁奴昆反。騍馬。牝馬也。騍音課。）

冬。十二月。有星孛于天津。（晉書天文志。天津九星。橫河中。一曰天漢。）會稽世子元顯解錄尚書事。

元顯以星變解錄尚書事。復加尚書令。吏部尚書車胤。以元顯驕恣。白會稽王道子。請禁抑之。元顯問道子曰。

道子父子濟惡。實爲東晉厲階。而元顯驕恣不法。卽

道子亦為所凌其罪更浮于父也

車武子屏人言及何事道子怒曰爾欲幽我不令與朝士語耶元顯出謂其徒曰屑間我父子屑懼自殺

魏置僊人博士

魏儀曹郎董謐獻服餌僊經珪置僊人博士立僊坊煮煉百藥成令死罪者試服之不驗而訪求不已

南燕王德稱帝更名備德

辛丑五年燕王慕容熙光始元年凉王呂隆神鼎元年北凉王沮渠蒙遜永安元年春二月凉呂超弑其君纂而立其兄隆超隆皆光從子

超擅擊鮮卑思盤纂命超及思盤入朝超懼深自結于殿中監杜尚纂見超責之曰卿恃兄弟謂超與隆桓桓乃敢欺吾要當斬卿天下乃定然實無意殺之也因引超思

盤及羣臣宴于內殿。超兄隆數勸纂酒。纂醉。超取劍擊殺之。讓位于隆。隆遂即天王位。以超都督中外錄尚書事。纂后楊氏。將出宮。超恐其挾珍寶。命索之。后曰。爾兄弟不義。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安用寶爲。超又問玉璽所在。后曰。已毀之矣。后有美色。超將納之。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后。后曰。大人賣女于氐以圖富貴。一之爲甚。其可再乎。遂自殺。桓奔河西。

夏五月。北凉沮渠蒙遜弒其君業。

北凉王業憚沮渠蒙遜勇畧。蒙遜亦深自晦匿。張掖太守馬權素爲業所親重。蒙遜譖而殺之。乃謂其兄男成曰。段公非撥亂之主。向所憚者馬權。今權已死。欲除之以奉兄何如。男成曰。人親信我。圖之不祥。蒙遜乃陰使人告男成謀反。業遂收男成。賜死。男成曰。蒙遜先與臣謀反。臣以兄弟之故

隱而不言。今以臣在。恐部衆不從。故誣臣反。其意欲王之殺臣也。乞詐言臣死。暴臣罪惡。蒙遜必反。然後使臣討之。無不克矣。業不聽。殺之。男成素得衆心。衆皆憤怒。蒙遜因帥衆陽言爲男成報仇。入張掖。業被殺。蒙遜自稱張掖公。亦號北涼。

六月。孫恩寇丹徒。漢縣。今爲江南鎭江府治。劉裕擊破之。

先是。劉裕戍句章。注見前。袁山松喬之孫。築滬瀆在江南松江府上海縣東北。吳郡記。松江東瀉海日滬海。亦謂之滬瀆。壘。以備恩。已而恩寇句章。攻海鹽。漢縣。後漢時淪爲當湖。晉徙置于吳禦城。今縣是也。屬浙江嘉興府。裕隨而拒之。海鹽城中兵少。裕夜偃旗匿衆。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爭入城。裕奮擊大破之。恩進趣滬瀆。裕追之。不利。引歸。恩遂陷滬瀆。殺山松。至是。恩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餘萬。樓船千餘艘。建康震

駭。內外戒嚴。劉牢之使裕自海鹽入援。裕兵不滿千人。倍道兼行。與恩俱至丹徒。守軍莫有鬭志。恩率衆鼓譟登蒜山。（在鎮江府城西江岸。）居民皆荷擔而立。裕帥所領奔擊。大破之。恩狼狽僅得還船。然恩猶恃衆。復整兵向京師。譙王尚之帥精銳馳至。恩樓船高大。泝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聞尚之在建康。牢之至新洲。乃浮海北走郁洲。（即鬱洲。洲上有島曰鬱林山。在江南海州東北海中。）其別將攻陷廣陵。朝廷以裕為下邳太守。討破恩于郁洲。恩由是衰弱。復緣海南走。裕隨擊。屢破之。

秋八月。燕段璣弒其君盛。太后丁氏立盛叔父熙。討璣殺之。

燕王盛懲其父寶以懦弱失國。務峻威刑。宗親勳舊人不自保。前將軍段璣（段太后兄之子）等夜於禁中作亂。盛帥左右出戰。被傷而卒。中壘將軍慕容拔白太后丁氏。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時衆望在盛弟平原公元（字道光，寶第四子）。而河間公熙（字道文，垂少子）素得幸於丁氏。乃廢太子定。迎熙入宮。卽天王位。捕璣等。夷三族。元定皆賜死。（後熙納苻謨二女。有寵。丁氏怨恚。謀廢熙。熙逼丁氏。令自殺。）

九月。秦圍凉。凉王隆遣使降秦。

凉王隆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囂然。魏安（寰宇記。魏安城在昌松縣東。本漢樸劇縣。後爲魏安。隋省。樸劇音蒲環。昌松注見前。）人焦朗遣人說秦伐之。於是秦主興使隴西公姚碩德帥師濟河。徑趨姑臧。

隆遣呂超逆戰。大敗。隆嬰城固守。碩德圍之累月。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食聚粟。爲持久計。超言于隆曰。今資儲內竭。上下嗷嗷。當卑辭以退敵。敵去之後。修政息民。若卜世未窮。何憂舊業不復。若天命去矣。亦可保全宗族。隆乃遣使請降于秦。碩德表隆涼州刺史。秦軍既還。呂超攻焦朗于魏安。朗請救于南涼。利鹿孤遣將軍傉檀赴之。比至。超已退。傉檀乃與朗連和。尋襲擊取之。

冬。十一月。桓元表桓偉鎮夏口。刁暢鎮襄陽。

桓元表其兄偉爲江州刺史。鎮夏口。司馬刁暢督八郡。鎮襄陽。遣其將馮該戍湓口。元自謂有晉國三分之二。數使人上已符瑞。欲以惑眾。又致牋于會稽王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食盡故去。非力屈也。昔國寶死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于明公也。而謂之不忠。今之腹心誰有時望。豈無佳勝。直是不能信用之耳。元顯見之大懼。張法順謂曰。元始得荊州。人情未附。若使劉牢之爲前鋒。而以大軍繼進。元可取也。元顯以爲然。會武昌太守

庾楷密使人自結于元顯。請爲內應。元顯大喜。遣法順至京口。謀于牢之。牢之以爲難。法順還曰。觀牢之言色。必貳于我。不如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于是大治水軍。徵兵裝艦。

壬寅 元興元年。南涼王禿髮傉檀弘昌元年。 春正月。以尚書令元顯爲征討大都督。加黃鉞。討桓元。

下詔罪狀桓元。以元顯爲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加黃鉞。劉牢之爲前鋒。譙王尚之爲後部。張法順言于元顯曰。桓謙字敬祖。冲次子。兄弟。謂謙弟修。修字承祖。每爲上流耳目。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無二。若不受命。當逆爲之所。元顯曰。今非牢之無以敵元。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不安。又以桓冲有遺惠于荊土。乃除謙荊州刺史。以結西人之心。

柔然據漠北。自稱可汗。（胡三省曰、柔然爲魏患自此始、）

初。魏主珪立慕容氏（故燕主寶之季女。）爲后、（魏故事。將立后、鑄金人以卜之、慕容氏所鑄成。遂立爲后。）已復遣賀狄干（北部大人。）獻馬求昏于秦、秦王興聞魏先已立后。遂留狄干而絕其昏。由是魏與秦有隙、攻其屬國没奕干諸部。柔然社崙方睦于秦。遣將救之、大敗、遠遁漠北。奪高車之地而居之。遂吞併諸部。士馬繁盛。雄于北方。其地西至焉耆。東接朝鮮。南臨大漠、傍側小國。皆羈屬焉。自號豆代可汗。（始立約束、以千人爲軍。軍有將、以百人爲幢、幢有帥、戰攻先登者。賜以虜獲。畏懦者、以石擊其首。殺之、）

桓元舉兵反。

東土遭孫恩之亂、因以饑饉。漕運不繼、桓元禁斷江路。

商旅俱絶。公私匱乏。以粰（抗牛反穀皮也）橡（似兩反栩實也）給士卒。元謂朝廷多虞。必未暇討已。可以蓄力觀釁。及聞大軍將發。乃大驚。欲完聚保江陵。長史卞範之（字敬祖宛句人）曰。明公威振遠近。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爲延敵入境。自取窮蹙乎。元從之。留桓偉守江陵。抗表傳檄。罪狀元顯舉兵東下。檄至。元顯大懼。下船而不發。

元兵至姑孰。三月。劉牢之叛附于元。元顯軍潰。元入建康。自以太尉總百揆。殺元顯等。以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自殺。

桓元發江陵。至歷陽。（庚楷謀泄。元囚之。譙王尚之衆潰被執。司馬休之敗走。）劉牢

> 劉牢之欲收鷸蚌之利其計謬矣豈知元顯既除則元減柄獨操牢之亦入其掌握卒至黨惡滅身寧非自取

> 法順勸令牢之殺桓謙兄弟以示無二未爲失算而元顯不用其謀反致牢之降元如虎傳翼南桁之敗自取滅亡乃謂爲法順所誤是直童騃無識雖死不悟者也

之素惡元顯又慮功高不爲所容自恃材武擁强兵欲假元以持執政復伺元隙而自取之參軍劉裕請擊元牢之不許元使牢之族舅何穆說之牢之遂與元通東海何無忌牢之之甥也與劉裕極諫不聽其子敬宣又諫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元如反覆手但平元之後令我奈驃騎何遂遣敬宣詣元請降元陰欲誅牢之乃與敬宣宴飲陳名書畫共觀之以安悅其意敬宣不覺也元顯將發聞元已至新亭棄船退軍越二日元至南桁元顯欲還宮元遣人拔刀隨後大呼曰放仗軍人皆奔潰元顯走入東府元遣從事收縛數之元顯曰爲法順所誤耳元入京師稱詔解嚴自爲丞相總百揆都督中外錄尚書事揚州牧復讓丞相

而爲太尉以桓偉爲荆州刺史桓脩爲徐兖刺史桓石生爲江州刺史卞範之爲丹陽尹王謐字稚遠導之孫爲中書令徙會稽王道子于安成郡吳置治平都故城在今江西吉安府安福縣斬元顯尚之庾楷張法順以劉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敬宣勸牢之襲元牢之猶豫告劉裕曰今當北至廣陵舉兵以匡社稷卿能從我乎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廣陵可得至邪裕當返服還京口耳退謂何無忌曰吾觀鎮北必不免卿可隨我還京口元若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當與卿圖之于是牢之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元參軍劉襲曰事之不可者莫大于反將軍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之懼帥部曲北走至新洲縊而死元尋辭錄尚書事出屯姑孰大事皆就諮焉小事則決于桓謙及卞範之元使御史杜林防衞會稽王道子至安成林承元旨

酖殺之

孫恩寇臨海郡兵擊破之恩赴海死元以恩黨盧循字子先諶之曾孫為永嘉晉郡今浙江溫州府是太守

孫恩寇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所虜三吳男女死亡殆盡恐為官軍所獲乃赴海死其黨從死者以百數謂之水仙餘衆數千人復推恩妹夫盧循為主循神采清秀雅有才藝少時沙門惠遠常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如何桓元欲撫安東土乃以循為永嘉守循雖受命而寇暴不已

南涼王利鹿孤卒弟傉檀立

始稱涼王徙樂都初思復鞬愛重傉檀謂諸子曰傉檀器識非汝曹所及也故諸兄不以傳子而傳弟

三吳大饑。

三吳大饑。戶口减半。臨海永嘉殆盡。富室皆衣羅紈。懷金玉。閉門餓死。

秦王興攻魏。敗績。其將姚平死之。

秦王興大發諸軍。遣義陽公平等伐魏。自將大軍繼之。魏主珪遣長孫肥代人。爲前鋒。亦自將大軍繼後。平爲肥所敗。結壘固守。魏軍圍之。興將兵四萬來救。珪帥步騎逆擊於蒙阬在今平陽府曲沃縣北。之南。興退走。平悉衆突圍。不得出。乃帥麾下赴水死。餘衆二萬餘人皆斂手就擒。興力不能救。舉軍慟哭。數遣使求和于魏。珪不許。

將軍司馬休之。字季預。尙之之弟。劉敬宣。高雅之。奔南燕。

元殺吳興守高素將軍竺謙之及劉襲等。皆牢之北府舊將也。襲兄軌邀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等共據山陽。晉縣。今為江南淮安府治。欲起兵攻元。不克。遂奔南燕。

癸卯二年。是歲凉亡。大國三。燕秦魏。小國四。南凉北凉西凉南燕。凡七僭國。 春。盧循使其黨徐道覆寇東陽。晉郡。治長山。今浙江金華府治之金華縣是。 建武將軍劉裕擊破之。

道覆。循之姊夫也。

桓元自為大將軍。

元上表請帥諸軍平關洛。而諷朝廷不許。乃云奉詔故止。元初欲飭裝。先命作輕舸載服玩書畫。或問其故。對曰。兵凶戰危。脫有意外。當使輕而易運。衆皆笑之。

夏四月。癸巳朔。日食。

五月燕作龍騰苑

燕王熙作龍騰苑方十餘里役徒二萬人築景雲山于苑內基廣五百步峰高十七丈後熙復于苑中起逍遙宮鑿曲光海方盛夏士卒暍死大半

秋七月秦徵呂隆爲散騎常侍以王尚爲涼州刺史

南北涼互出兵攻呂隆秦之謀臣言于秦主興曰隆今饑窘尚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不爲吾有不如因其危而取之興乃徵呂超入侍遣齊難等帥兵迎隆隆素車白馬迎于道旁難以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鎮姑臧徙隆宗族及民萬戶于長安興以隆爲散騎常侍超爲安定守後涼自呂光據姑臧至隆亡凡四主合十九年

九月。桓元自爲相國。封楚王。加九錫。

殷仲文。顗之弟。卞範之勸元早受禪。朝廷册命元爲相國。總百揆。封楚王。加九錫。楚國置丞相以下官。桓謙私問劉裕曰。楚王勳德隆重。朝廷之情。咸謂宜有揖讓。卿以爲何如。劉裕曰。楚王勳德蓋世。晉室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謙喜曰。卿謂之可。即可耳。

南燕講武城西。

高雅之表南燕主備德。請伐元。曰。縱未能廓清吳會。亦可收江北之地。韓範亦上疏曰。晉室衰亂。戎馬單弱。重以桓元悖逆。上下離心。拓地定功。正在今日。失時不取。彼之豪傑。誅滅桓元。更脩德政。則無望矣。備德因講武城西。公卿皆以元新得志。未可圖。乃止。

冬十二月。桓元稱皇帝。廢帝爲平固晉縣。隋省。故城在今江西贛州府興國縣。

王遷于尋陽。

元表請歸藩。使帝作手詔固留之。詐言錢塘臨平湖注見前。開。江州甘露降。使百僚集賀。爲已受命之符。又以前世皆有隱士。恥獨無之。求得安定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給其資用。使居山林。徵爲著作郎。又使固辭。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元性貪鄙。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必假蒱博而取之。尤愛珠玉。未嘗離手。至是。卞範之爲禪詔。逼帝書之。遣司徒王謐奉璽綬。禪位于楚。帝出居永安宮。百官詣姑孰勸進。元築壇于九井山在太平府當塗縣北。即帝位。改元永始。封帝爲平固王。遷於尋陽。元入建康宮。登御座而床忽陷。羣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元大悅。元以其祖彝以上。名位不顯。不復追尊。獨納桓溫神主于太廟。卞承之曰。

宗廟之祭上不及祖。有以知楚德之不長矣。元性苛細好自矜伐。詔令紛紜。有司奉答不暇。而綱紀不治。奏案停積。朝野騷然。思亂者衆。

益州刺史毛璩字叔璉寶之孫。起兵討桓元。

元遣使加璩左將軍。璩不受命。傳檄列元罪狀。進屯白帝。

甲辰　三年魏天賜元年。春。二月。劉裕起兵京口討桓元。元使弟謙拒之。

劉裕從徐兖刺史桓脩入朝。元謂王謐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每遊集。必引接殷勤。贈賜甚厚。元妻劉氏謂元曰。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爲人下。不如早除之。元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別

議之耳。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興復。劉邁字[illegible]琅邪人。弟毅字希樂。家于京口，亦與無忌謀之。無忌曰：桓氏強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強弱，苟為失道，雖強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無忌曰：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平昌孟昶自建康還，裕謂之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之乎？昶曰：今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于是裕、毅、無忌、昶及裕弟道規字道則、諸葛長民琅邪陽都人等相與合謀起兵。時桓弘鎮廣陵，刁逵鎮歷陽。道規為弘參軍，昶為主簿。裕使毅就道規、昶共圖弘，據廣陵。長民為逵參軍，裕使長民就殺逵，據歷陽。無忌夜草檄文，其母密窺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桓弘，修之弟。刁逵，協之孫。東海呂母，王莽時人，事具前。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衆，得百餘人。詰旦，京口門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使居前，徒衆隨之入，斬桓

脩以詢裕。問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劉穆之。東莞莒人。字道和。道民其小字也。裕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口讙譟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直視不言者久之。返室。壞布裳為袴。往見裕。裕見穆之曰。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倉猝之際。畧當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于坐署主簿。是日。孟昶在廣陵。亦勸桓弘出獵。昶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十人斬之。因收衆濟江。衆推裕爲盟主。總督徐州事。以昶爲長史。守京口。裕帥二州之衆千七百人。軍于竹里。移檄遠近。元加桓謙征討都督。謙等請亟遣兵擊裕。元曰。不如屯大衆于覆舟山。在江寧府上元縣東北。元和志。鍾山西足也。以拒之。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按兵堅

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敗走此策之上也謙等固請乃遣吳甫之皇甫敷相繼北上元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何慮之深元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摴蒱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三月劉裕及桓謙戰于覆舟山大破之元出走裕立留臺于石頭

三月朔裕軍與吳甫之遇于江乘注見前斬之至羅落橋在上元縣東北建康志下有羅落浦入于大江皇甫敷帥數千人逆戰又斬之元使桓謙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合衆二萬明日裕衆食畢悉棄餘糧數道並前裕與劉毅身先士卒進突其陳將士皆殊死戰因風縱火謙等大潰元先已潛

謐罪萬無可貸。裕乃以舊恩保全之。是當其討逆時。逆萌已見。篡竊之奸。蓋至而迭興。雖有智者。亦將無如之何。而況爾時君庸而臣奸哉。

使殷仲文具舟至是。遂將其子昇。鞭馬趣石頭。浮江南走。經日不食。悲不自勝。裕入建康。明日。徙屯石頭城。立留臺百官。焚桓溫神主。造晉新主。納于太廟。遣諸將追元。尚書王嘏帥百官奉迎乘輿。誅元宗族在建康者。使臧熹東莞人。熹之弟。入宮收圖籍器物。封閉府庫。元司徒王謐與衆議。推裕領揚州。裕固辭。乃以謐為侍中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初裕名位微薄。惟謐獨奇貴之。元受禪時。謐親解帝璽綬授元。及元敗。衆謂謐宜伏誅。裕以舊恩。特保全之。謐推裕為都督八州。徐州刺史劉毅為青州刺史。何無忌為琅邪內史。孟昶為丹陽尹。劉道規為義昌宋書州郡志。南梁太守。永初郡國有義昌。胡三省曰。蓋晉末置郡。宋初廢為縣也。南梁。晉僑郡。寄治壽陽。太守。諸大處分皆委于劉穆之。倉猝立定。無不允愜。裕遂託以腹

桓元一經敗衂百事俱廢乃于倉皇奔竄中猶以覃思著述爲事所謂欲蓋彌彰艱六藝文好者又豚犢矣

心。時晉政寬弛。綱紀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慼。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肅然。諸葛長民至豫州。失期不得發。刁逵執之。檻車送桓元。未至而元敗。送人共破檻出長民。還趣歷陽。逵棄城走。其下執以送裕。斬于石頭。豫州。晉南渡後僑置于歷陽。

元至尋陽。逼帝西上。劉毅等帥兵追之。

元在道自作起居注。敘討劉裕經畧。舉無遺策。諸軍違節度。以致奔敗。專思著述。不暇與羣下議事。已而元挾帝入江陵恐威令不行。更增峻刑罰。衆益離怨。荊江諸郡。聞元播越。有上表問起居者。元皆不受。更令所在賀遷新都。

劉裕推武陵王遵字茂遠。威王晞子。承制行事。

裕稱受密詔。以遵承制入居東宮。內外畢敬。遷除稱制。教稱命。

劉敬宣司馬休之自南燕來歸。

劉敬宣高雅之結青州大姓。及鮮卑豪帥。謀殺南燕王備德。推司馬休之為主。謀泄。南走。南燕人追殺雅之。敬宣休之至淮泗間。聞桓元敗。遂來歸。劉裕以敬宣為晉陵吳毘陵郡。晉更名。今江南常州府是。太守。休之為荆州刺史。敬宣尋為江州刺史。

夏四月。何無忌等及元兵戰于桑落洲。在江西九江府德化縣東北。大破之。

桓元遺庾稚祖何澹之等守湓口。何無忌劉道規至桑落洲。澹之等逆戰。澹之常所乘舫。旗幟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今寡衆不敵。戰無全勝。此舫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得之。得之。則彼勢沮而我氣

倍因而薄之破賊必矣遂攻得之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軍驚擾官軍亦以為然乘勝大破之遂克湓口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祏還京師

元挾帝東下五月劉毅等及元戰于崢嶸洲（在湖北武昌府武昌縣東北名得勝洲）大破之元復挾帝入江陵寧州督護馮遷擊元誅之帝復位

桓元收集荊州兵有衆二萬復帥諸軍挾帝東下（使徐放說劉裕等散罷裕等不聽）劉毅何無忌劉道規帥衆自尋陽西上與元遇于崢嶸洲道規麾衆先進毅等從之乘風縱火盡銳爭先元衆大潰元挾帝單舸西走留永安何皇后（穆帝后）及王皇后（帝之后）于巴陵殷仲文因叛元奉二后還建

康。元與帝入江陵。欲奔漢中。而人情乖沮。乃與腹心百餘人夜出。更相殺害。僅得至船。左右奔敗。荊州別駕王康産奉帝入南郡府舍。校尉毛脩之字敬文。璩之弟子。誘元入蜀。元從之。會毛璩弟寧州刺史璠卒官。璩使兄孫祐之及參軍費恬帥數百人送其喪。遇元于枚回洲。在荊州府江陵縣西南。迎擊之。督護馮遷漢嘉人。抽刀而前。元曰。汝何人敢殺天子。遷曰。我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乘輿反正于江陵。以脩之爲驍騎將軍。大赦。奉神主于太廟。毅等傳送元首。梟于大桁。

閏月。桓振襲江陵。陷之。劉毅等進兵討之。不克。

毅等既戰勝。以爲大事已定。不急追躡。元死幾一旬。諸

軍猶未至。桓謙及振黨匿。復出聚衆。襲江陵。陷之。殺王康產。振見帝于宮。欲行弒逆。謙苦禁之。乃拜而出。爲元舉哀。追謚。謙帥羣臣奉璽綬于帝。侍御左右。皆振腹心。

何無忌劉道規進攻謙于馬頭。城名。在荊州府公安縣東。水經注。江津戍南對馬頭岸。即此。破之。無忌直趨江陵。道規曰。兵法屈伸有時。桓世居西楚。羣小皆爲竭力。振勇冠三軍。難與爭鋒。且可息兵養銳。徐以計縻之。不憂不克。無忌不從。振逆戰于靈溪。在荊州府江陵縣西。水經注。江水北合靈溪水。江溪之會。有靈溪戍。無忌等大敗。退還尋陽。劉敬宣在尋陽。聚糧繕船。未嘗無備。故無忌等雖敗退。賴以復振。進攻桓振諸城壘。皆拔之。

秋七月。永安皇后何氏崩。

九月。魏改官制。

魏主置六謁官。其秩五品。準古六卿。臨昭陽殿。親加銓擇。列

爵四等。曰王。公。侯。子。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縣。子封小縣。其品第一至第四。又置散官五等。其品第五至第九。前世職文。皆無從品。魏制自第一至第九皆有之。文官材能秀異。武官堪爲將帥者。其品亦比第五至第九。百官有闕。則于其中擢補之。其官名多倣上古龍官鳥官。謂諸曹之使爲鳧鴨。取其飛之速疾也。謂候官伺察者爲白鷺。取其延頸遠望也。餘皆類此。

冬。十一月。魏命宗室。州郡各置師。

魏主命宗室置宗師。八國即八部。見前。置大師小師。州郡亦各置師。以辨宗黨。舉材行。如魏晉中正之職。

燕王熙與其后苻氏苻謨幼女。遊白鹿山。在今喀喇沁右翼西北。水經注。石城川水北屈逕白鹿山西。即此。今蒙古名是山爲布虎圖。是行。士卒爲虎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熙爲苻氏起承華殿

熙事行無問不足論然據史家所傳白鹿山其地並

非荒漠絶遠何至爲虎狼所害及凍死五千餘人蓋記載者意在已甚其辭實服役授事理于輿氏所以有不如無書之歎

負土北門。與穀同價。苻氏嘗季夏思凍魚。熙下有司切責。不得。斬之

乙巳 義熙元年。南燕主慕容超太上元年。西凉建初元年。春正月。劉毅等入江陵。桓振亡走。謙奔秦。

先是。劉毅等進克巴陵。號令嚴整。所過百姓安悅。至是。軍至馬頭。桓振挾帝出屯江津。遣使求割江。荆。二州。奉送天子。毅等不許。會南陽太守魯宗之字彦仁。扶風郿人。起兵襲襄陽。桓蔚南走。宗之進屯紀南。注見前。振留桓謙馮該守江陵。而自引兵與宗之戰。毅等擊破該于豫章口。在江陵縣東南。水經。江水又東。得豫章口。注。夏水所通也。謙棄城走。毅等入江陵。執卞範之等斬之。振還。知城已陷。其衆皆潰。乃逃于涢川。亦曰鄖川。在湖北德安府安陸縣。詔大處分。悉委冠軍將軍劉毅。大赦。改

元。惟桓氏不原。以桓沖盡忠王室。特宥其孫胤。徙新安。以曾宗之爲雍州東晉僑置雍州于襄陽。刺史。毛璩爲征西將軍。督梁益等五州。弟瑾爲梁秦刺史。瑗爲寧州刺史。桓謙何澹之等皆奔秦。既而桓振復襲江陵。將軍劉懷肅與戰。誅之。劉懷肅。彭城人。

秦以鳩摩羅什爲國師

秦王興以鳩摩羅什爲國師。奉之如神。帥羣臣及沙門聽講。又命羅什繙譯西域經論。大營塔寺。沙門坐禪者常以千數。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西涼公暠遣使來上表

西涼公暠自稱大將軍。領秦涼二州牧。遣黃始梁興間行奉表詣建康。

二月帝東還

留臺備法駕迎帝于江陵劉毅劉道規留屯夏口何無忌奉帝東還

益州參軍譙縱巴西南充人殺其刺史毛璩自稱成都王

先是毛璩遣兵攻梁州誅元所署刺史桓希已聞桓振陷江陵帥衆三萬順流東下將討之使其弟瑗出外水蜀有內水外水內水即涪江亦曰內江外水即岷江亦曰蜀江水經注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是也參軍譙縱出涪水蜀人不樂遠征逼縱爲主璩聞變奔還成都遣兵討之不克營戶民之分配軍營者爲營戶開城納縱殺璩及瑗滅其家縱自稱成都王于是蜀大亂漢中空虛氐王楊盛遣其兄子撫據之

三月帝至建康除拜瑯邪王德文武陵王遵劉裕以下有差。

帝至建康百官詣闕待罪詔令復職尚書殷仲文以朝廷音樂未備言于劉裕請治之裕曰今日不暇給且性所不解仲文曰好之自解裕曰正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以瑯邪王德文為大司馬武陵王遵為太保劉裕為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加錄尚書裕皆不受而請歸藩尋以裕都督十六州軍事出鎮京口

以劉敬宣為宣城內史。

初劉毅嘗為劉敬宣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非常之才自有調度此君外寬而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遇亦當以陵上取禍耳毅聞而恨之及敬宣為

江州。毅使人言于裕曰。敬宣不豫建義。授郡已為過優。聞為江州。尤用駭惋。敬宣不自安。請解職。乃召還為宣城內史。

以盧循為廣州刺史。

先是盧循陷番禺。注見前。徐道覆陷始興。注亦見前。時朝廷新定。未暇征討。以循為廣州刺史。徐道覆為始興相。循遣使獻貢。因遺劉裕益智粽。裕報以續命湯。循之陷番禺也。執刺史吳隱之。至是裕與循書。命遣隱之還。循不從。久乃遣之。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鄄城人。

夏五月。劉毅何無忌討滅桓元餘黨。荊。湘。江。豫皆平。

桓元餘黨苻宏等擁衆寇郡縣者以十數。劉毅等分討滅之。荊。湘。江。豫皆平。詔以毅為都督淮南五郡。豫州刺

裕甫匡復晉室而欲為國家索地于秦亦當請于朝命何得擅自遣使哉其時上下陵替君若綴旒故雖迹謀篡形而無君之心已顯露若此

史。何無忌都督江東五郡。會稽內史。

秋。七月。劉裕遣使求和于秦。得南鄉（晉郡。故城在今南陽府淅川縣。）等十二郡。

劉裕遣使求和于秦。因求南鄉諸郡。秦王興許之。羣臣以為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討桓元。復晉室。內釐庶政。外脩封疆。吾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以十二郡歸晉。

九月。南燕主備德卒。太子超（字祖明。備德兄子。）立。

汝水南（胡三省注。汝當作女。水經注。女水出東安平縣之蛇頭山。或云齊桓公女冢在其上。故以名。水東北流入巨淀。）竭。南燕主備德惡之。俄而寢疾。先是。備德兄子超自秦逃歸。封北海王。（備德前從秦王堅南寇。留金刀與其

母公孫氏別。及備德與垂舉兵山東。秦殺其兄納及諸子。公孫氏以老得免。納妻段氏方娠。備德故吏呼延平引奔羌中。生超十歲。而公孫氏卒。以刀授超。已而平以超母子奔涼。呂隆降秦。隨徙長安。平卒。段氏爲超娶其女。超恐爲秦所錄。乃陽狂行乞。會備德遣人視之。超不敢告其母妻。潛變姓名。逃歸。以金刀獻備德。備德悲慟不自勝。封超爲北海王。

及是。超請禱于汝水。備德曰。人命在天。非汝水所能制也。病篤。召羣臣議。立超爲太子。俄而地震。君臣震恐。是夕。備德卒。爲十餘棺。夜分出四門。潛瘞山谷。超卽位。虛葬備德于東陵。

超既立。以母妻猶在秦。遣使請之。秦要使稱藩。且令獻太樂諸伎。超從之。秦乃還超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

西涼徙都酒泉。

西涼公暠。與長史張邈。謀徙都酒泉。以逼沮渠蒙遜。暠手令戒諸子曰。從政者。當審愼賞罰。勿任愛憎。近忠正。遠佞諛。勿使左右竊弄威福。毀譽之來。當研覈眞僞。聽訟

折獄。必和顏任理。慎勿逆詐億必。輕加聲色。務廣咨詢。勿事專用。吾涖事五年。雖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爲寇讐。夕委心膂。事任公平。坦然無類。計近則如不足。經遠乃爲有餘。庶亦無愧于前人也。

丙午　二年。夏。六月。秦以禿髮傉檀爲涼州刺史。守姑臧。

南涼傉檀伐北涼。還。獻馬三千匹。羊三萬口于秦。秦王興以爲忠。以傉檀爲涼州刺史。鎮姑臧。徵王尚還。涼州人遣主簿胡威請留尚。弗許。威見興流涕言曰。臣州僻遠。伏良牧仁政。保全至今。陛下奈何以臣等貿馬羊乎。若軍國須馬。直煩尚書一符。臣州三千餘戶。朝下而夕可辦也。昔漢武帝傾天下資力。開拓河西。以斷匈奴右臂。今無故棄五郡忠良華族。以資暴虜。豈惟臣州士民墜于塗炭。恐方爲聖朝旰食之憂。興悔之。使人馳止尚。則傉檀已軍五澗。逼遣尚行矣。　五澗。水名。在涼州府武威縣東。今謂之雜木澗。源出天梯山。北流合黃羊川。傉檀雖受秦爵命。然其車服禮儀。皆如王者。

冬。十月。論建義功。封賞劉裕等有差。

仲文晉室悖臣首勸桓元受禪纔復詣事劉裕喪心無恥莫此爲甚當時所云才藝可知矣

劉裕豫章郡公。劉毅南平郡公。何無忌安成郡公。自餘封賞有差。

西秦乞伏乾歸如秦。

秦王興以乾歸浸彊難制。留爲主客尚書。以其子熾磐監其部衆。

丁未三年。燕王高雲正始元年。夏主赫連勃勃龍升元年。是歲燕慕容熙亡。舊大國二。秦。魏。小國四。南涼。北涼。南燕。西涼。新小國二。燕。夏。凡八僭國。春二月劉裕殺東陽太守殷仲文。及桓冲孫胤夷其族。

仲文素有才望。自謂宜秉朝政。出爲東陽太守。悒悒不樂。何無忌素慕其名。仲文許便道修謁。無忌喜。欽遲之。而仲文失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以爲薄己。大怒。會南燕入寇。無忌言于劉裕曰。桓胤。殷仲文。乃腹心之疾。北虜不足憂也。會裕府將駱球謀

作亂伏誅。裕因言球與仲文桓脩有謀。皆族誅之。

夏六月。赫連勃勃（劉衛辰之子。見前。）自稱大夏天王。

勃勃魁岸美風儀。性辯慧。秦王興見而奇之。與論大事。寵遇踰于勳舊。興弟邕曰。勃勃不可近也。興曰。勃勃有濟世才。吾方與之平天下。奈何逆忌之。乃以爲將軍。使助沒奕干鎭高平。伺魏間隙。邕固爭。興乃止。久之竟配以雜虜二萬餘落。使鎭朔方。勃勃遂謀叛秦。柔然獻馬于秦。勃勃掠取之。襲殺沒奕干。而并其衆。自謂夏后氏之苗裔。（匈奴桀子淳維之後。）稱大夏天王。（勃勃以其先從母姓劉氏爲非禮。乃改姓赫連氏。言徽赫與天連也。）

秋七月戊戌朔。日食。

燕高雲弒其主熙自立爲天王

初燕將軍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得罪于燕主熙亡命山澤熙賦役繁數民不堪命跋因民之怨欲舉大事潛入龍城匿于孫護家會熙后苻氏卒熙哭之絶而復蘇斬衰食粥命百官哭無淚者罪之又以其嫂張氏爲殉及是熙出送葬被髮徒跣步從二十餘里跋等與將軍張興等作亂推熙養子夕陽公雲爲主雲前從熙襲高句麗傷于矢且畏熙之虐遂以疾去官及是跋至其家扶之而出帥衆入宮授甲閉門拒守熙馳還攻北門不克雲遂即天王位大赦改元執熙弒之復姓高氏以跋爲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夏王勃勃破薛干等部降之遂進攻秦及南涼大破之

夏王勃勃破鮮卑薛干等三部降其衆以萬數進攻秦

三城在陝西延安府膚施縣。以北諸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請都高平。以固根本。勃勃曰。吾大業草創。姚興亦一時之雄。未可圖也。今專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胡三省注九嵕嶺之北。河東盡爲我有。待興既死。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于是侵掠嶺北諸城。秦主興乃歎曰。吾不用黃兒姚邕小字。之言。以至于此。勃勃求婚于南涼。傉檀不許。勃勃帥騎二萬擊破之。名臣勇將。死者什六七。勃勃積尸而封之。號曰髑髏臺。

戊申　四年。南涼嘉平元年。春正月。劉裕自爲揚州刺史。錄尚書事。

王謐既卒。劉毅等不欲劉裕入輔政。議以謝混字叔源琰之子。爲揚州刺史。或欲令裕於丹徒領揚州。以內事付孟昶。遣皮沈以二議諮裕。沈先見劉穆之。具道朝議。穆之密白裕。請入朝。穆之曰。晉命已移。公勳高位重。豈得遂爲守藩之將耶。劉孟與公。俱起布衣。立大義以取富貴。一時相推。非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噬。揚州根本所繫。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謐。事出權道。今若復以他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何由可得。今但答以此事既大。非可懸論。便暫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矣。裕從之。朝廷乃徵裕爲侍中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裕解兗州。以諸葛長民鎭丹徒。劉道憐裕中弟。戍石頭。

南燕主超祀南郊。

超任所親公孫五樓爲腹心。猜虐日甚。五樓欲擅朝權譖北地王鍾。請

誅之鍾𢕟遂與段宏謀反不克鍾奔秦宏奔魏至是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壇側須臾大風晦冥羽儀帷幄皆毀裂超懼以問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佞誅戮賢良賦役繁重之所致也超乃黜五樓等尋復用之

夏五月譙縱稱藩于秦

先是劉裕遣將軍毛修之與益州刺史司馬榮期共討譙縱榮期爲叅軍楊承祖所殺修之退屯白帝至是縱稱藩于秦且請桓謙與共擊劉裕秦王興以問謙謙因請行興曰小水不容巨魚若縱才力自足辦事亦不假君爲羽翼矣遂遣之謙至成都虛懷引士縱疑之置于龍格使人守之　胡三省注龍格郎廣都縣龍爪灘之地　巳而裕表劉敬宣督修之討縱敬宣入峽轉戰而前去成都五百里秦遣兵救之縱亦悉衆拒守會饑

疲乃引軍還敬宣坐免官裕降號中軍將軍。

秦遣兵襲南涼討夏皆敗績

秦王興以傉檀內外多難傉檀爲赫連勃勃所敗其諸將梁裒邊憲等又謀叛誅欲因而取之使韋宗往覘傉檀與宗論當世大略縱橫無窮。宗退歎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言于興曰。涼州雖弊。未可圖也。興不聽。使其子廣平公弼。將軍斂成。帥步騎三萬襲傉檀。僕射齊難。帥騎三萬討勃勃。弼長驅至姑臧。傉檀嬰城固守。出奇兵擊破之。命郡縣悉散牛羊于野。斂成縱兵鈔掠。又擊敗之。勃勃聞秦兵且至。退保河曲。黃河千里一曲。此河曲在朔方之北。齊難遂縱兵夜掠。勃勃潛師襲破之。遂禽難。虜其將士萬三千人。于是嶺北夷夏附于勃勃者以萬數。勃勃皆

置守宰以撫之。

冬，十一月，南涼復稱王。

己酉　五年魏太宗拓跋嗣永興元年。北燕王馮跋太平元年。西秦更始元年。舊大國二，秦、魏。小國六，南京、北涼、南燕、西涼、北燕、夏。新小國一，西秦。凡九僭國。

春，二月，南燕寇掠宿豫。晉縣，後魏置郡，唐仍為縣，曰宿遷。今屬江南徐州府。

南燕主超正旦朝會，歎大樂不備，議掠晉人以補伎。韓諱曰：先帝以舊京傾覆，戢翼三齊。陛下不養士息民，伺釁恢復，而更侵掠南鄰，以廣仇敵，可乎？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遂遣公孫五樓兄歸將兵寇宿豫，拔之，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時五樓專總朝政，宗親並居顯要。尚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比歲屢遷，官至左丞。國人為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

三月，恒山崩。注見前。

夏四月雷震魏天安殿

雷震魏天安殿東序魏主惡之命以衝車攻東西序皆毀之。初魏主服寒食散。煉鍾乳硃砂等藥爲之。云可辟火食故曰寒食。胡三省注。晉人多服此散。蓋始于何晏。藥發躁怒無常至是寖劇又災異數見占者言有急變生肘腋魏主憂懣廢寢食每百官奏事至。記其舊惡輒殺之死者皆陳天安殿前羣臣多不敢求親近唯著作郎崔浩字伯淵清河人恭勤不懈其父吏部尚書宏未嘗謟諛亦不忤旨故父子獨不被譴。

劉裕伐南燕六月及燕師戰于臨朐晉縣今屬山東青州府大破之遂圍廣固。

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爲不可惟孟昶謝裕字景仁安

用軍貴知彼知己裕不能料南燕之必無公孫五樓

從孫臧熹勸行。裕以熹監南府事。初苻氏之敗王猛孫鎮惡來奔騎射不能及人而有謀畧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至是或薦于裕裕與語悅之因留宿明旦謂參佐曰吾聞將門有將信然即以爲中軍參軍。裕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輜重步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山名在臨朐縣東南齊乘大峴山即穆陵關也爲齊南天險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爲諸君保之。南燕主超召羣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利在速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敕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餘悉焚芟。使敵無所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

而能料超之不知遠討夫
共險督藩決勝况拱手以
險授人未見敵而先喜乃
一戰之勢非奇算也

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
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敝。勢不能久。奈何芟苗徙
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
桂林王鎭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
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
鎭出歎曰。既不能逆戰。又不肯淸野。延敵入腹。坐待攻
圍。酷似劉璋矣。超聞之怒。收鎭下獄。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
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
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
中矣。六月。裕至東莞。超先遣五樓及段暉等將步騎五
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裕以車
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于臨朐南。日向
昃。勝負未決。參軍胡藩言于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
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

趙也。裕遣藩等潛師出燕兵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輝于城南。裕因縱兵奮擊。大敗之。斬輝等大將十餘人。乘勝逐北。至廣固。克其大城。超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撫納降附。采拔賢俊。因齊地糧儲。停江淮漕運。超遣張綱乞師于秦。赦桂林王鎮。以爲都督。且問計焉。鎮曰。聞秦自有內患。恐不暇救人。今散卒尚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爲美。樂浪王惠曰。晉軍氣勢百倍。我以敗卒當之。不亦難乎。秦與我如唇齒也。安得不來相救。超從惠計。復遣韓範如秦。裕圍城益急。超請割地稱藩。不許。秦王興遣使謂裕曰。今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

兵驅而進矣。裕謂其使者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裕言尤之曰。此語不足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拔。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正是兵機。非卿所解。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告。今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耳。晉師不出久矣。羌見伐齊。始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耶。

秋七月。西秦復稱王。

先是乞伏乾歸自秦逃歸苑川。留世子熾磐鎮枹罕。至是復稱王。乾歸以安南焦遺為太子太師。謂熾磐曰。焦生非特名儒。乃王佐之才也。汝事之當如事吾。遺子華至孝。乾歸欲以女妻之。辭曰。凡娶妻者。欲與之共事二親也。今以王姬之貴。下嫁蓬茅之士。臣懼其闕于中饋也。乾歸乃止。

冬十月。燕弒其君雲。馮跋自立為天王。是為北燕。考晉書以馮跋為北燕。高雲則附後燕之末。以雲為慕容熙養子也。通鑑于雲即稱北燕。今仍依晉書。

漢武懲呂后而殺鉤弋已屬過舉元魏乃竟以爲故事且如珪孤弱時使非其母賀氏輾轉弁託幾何不爲實君劉顯等所害不甚

燕王雲自以無功德而居位內懷危懼嘗蓄養壯士以爲腹心爪牙寵臣離班桃仁專典禁衛賞賜巨萬衣服起居皆與之同而班仁志願無厭猶有怨憾至是殺雲後燕自慕容垂僭立至熙凡四主又高雲篡位一年而亡合二十五年。馮跋升門觀變帳下共斬班仁跋遂即天王位于昌黎以其弟范陽公素弗錄尚書事素弗謙恭儉約以身率下百僚憚之論者美其有宰相之度

魏拓跋紹弑其君珪齊王嗣討紹誅之遂自立

魏主珪將立齊王嗣爲太子魏故事凡立嗣子輒先殺其母乃賜嗣母劉貴人死召嗣諭之嗣性孝哀泣不自勝珪怒嗣還舍日夜號泣珪復召之左右曰上怒甚入

思而立此滅倫之法不特
因噎廢食實非人世所宜
有之事耳

將不測。不如且避之。嗣乃逃匿于外。惟帳下車路頭代人。王洛兒京兆人。隨之。初珪見賀太后之妹美。殺其夫而納之。生清河王紹。紹兇狠無賴。珪嘗倒懸井中。垂死乃出之。至是譴責賀夫人。將殺之。夫人密使告紹曰。何以救我。紹夜與宦者宮人通謀。踰垣入宮。弒珪。嗣聞變。遣洛兒入平城。告將軍安同遼東人。等。衆翕然響應。爭出奉迎。衞士執紹送嗣。嗣并賀氏殺之。乃即位。謚珪曰宣武。廟號烈祖。公卿先罷歸第者。悉召用之。詔長孫嵩與安同。奚斤。崔宏等八人。坐止車門右。共聽時政。時人謂之八公。

十二月。太白犯虛危。

南燕靈臺令張光勸南燕王降。超手殺之。

庚戌六年。是歲南燕亡。大國二。秦。魏。小國六。西涼。南涼。北涼。北燕。夏。西秦。凡八僭國。春二月。劉裕

裕欲盡阬降附司馬光以爲有智勇而無仁義不知晉南渡後久失中原之心當東夏甫收而以屠戮爲快衆望既沸敵心益堅非仁又安所云智邪

拔廣固執南燕主超送建康斬之

南燕城久閉男女病脚弱者大半出降者相繼尚書悅壽曰今戰士凋疲外援絕望豈可不思變通之計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而死不能銜璧而生劉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四面急攻之悅壽開門納晉師超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先是韓範以秦兵來救會秦爲夏所敗追其兵還範遂降于裕至是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阬之以妻女賞將士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強則附之既爲君臣必須爲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阬之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裕送超詣建康斬之南燕自慕容德僭立至超亡凡二主合十一年

盧循寇陷長沙南康（晉郡治贛縣今江西贛州府是也）諸郡劉裕引兵還

江荊都督何無忌討徐道覆戰敗死之（無忌諡曰忠肅）

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襲建康。不從。自至番禺說之。循乃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廬陵豫章。皆陷之。道覆順流而下。舟楫甚盛。朝廷急徵裕。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乃引兵還。（裕以韓範為都督八郡軍事。封融為渤海太守。久之。劉穆之稱範融謀反。皆殺之。）江荊都督何無忌自尋陽引兵拒循。與道覆遇于豫章。賊令強弩數百登山邀射。乘風暴急。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執以督戰。賊衆雲集。遂握節而死。中外震駭。劉裕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帥精銳步歸。聞何無忌敗死。卷甲兼行。將濟江。風急。衆咸難之。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

不然。覆溺何害。卽命登舟。舟移而風止。遂至建康。

夏。五月。豫州都督劉毅。及盧循戰于桑落洲。注見前。敗績。循進逼建康。

毅將自拒盧循。裕與書曰。賊新獲利。其鋒不可輕。今修船垂畢。當與弟同舉。又遣劉藩毅從弟。諭止之。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以我眞不及劉裕邪。投書于地。帥舟師二萬發姑孰。五月與循戰于桑落洲。毅兵大敗。棄船步走。其衆皆爲循所虜。循聞裕已還。與其黨相視失色。欲退還尋陽。取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徐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爭累日。循乃從之。裕募人爲兵。賞之同京口赴義之科。發民治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兵守

劉裕用兵有進無退聞何無忌敗而兼行濟江聞盧循逼建康而固守石頭皆所謂計不反顧者觀其不能草間求活之言具見英雄智畧王仲德深明大勢宜所言鍼芥相投卒亦因此集事孟昶畏葸之見烏足語此

津要裕曰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守賊易測我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衆石頭隨宜應付既令彼無以測又于衆力不分若徒旅漸集徐更論耳朝廷聞劉毅敗人情恟懼時北師始還將士多創病建康戰士不盈數千循既克二鎮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樓船高十二丈孟昶諸葛長民欲奉乘輿過江裕不聽參軍王仲德言于裕曰明公新建大功威鎮六合妖賊既聞凱旋自當奔潰若先自遁逃則勢同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裕然之昶固請不已裕曰今重鎮外傾強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以身許國之志不能草間求活也昶恚甚旋卒王仲德名懿以字行太原祁人循至淮口秦淮入江之口中外戒嚴琅邪王德文都督宮城裕屯石頭謂將

佐曰賊于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避之若迴泊西岸此成禽耳裕登城見循軍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迴泊蔡洲乃悅遂柵石頭淮口修治越城在江寧縣西南寰宇記越相范蠡所築築查浦在江寧縣西藥園之所種芍藥廷尉因以為名寺所在三壘皆以兵守之

六月劉裕自為太尉中書監加黃鉞復辭官而受黃鉞

秋七月盧循退還尋陽劉裕遣兵追之

循寇掠諸縣無所得謂徐道覆曰師老矣不如還尋陽并力取荊州據天下三分之二徐更與建康爭衡耳遂還裕使王仲德等帥師追之

劉裕遣將軍孫處字季高會稽永興人等率兵襲番禺

劉裕還東府大治水軍遣將軍孫處沈田子（吳興武康人）自海道襲番禺衆以爲海道艱遠必至爲難且分撤現力非目前之急裕不從勅處曰大軍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至時先傾其巢窟使彼走無所歸也（諸兵守廣州者不以海道爲虞處乘海奄至會大霧四面攻之即日拔其城處撫其舊民戮循親黨勒兵謹守分遣田子等擊嶺表諸郡）

譙縱使桓謙會秦將苟林入寇荊州刺史劉道規大破斬之

譙縱遣使請兵于秦以謙爲荊州刺史使帥衆二萬寇荊州秦王興遣將軍苟林帥騎兵會之謙于道召募舊民投之者二萬人謙屯枝江（漢縣今屬荊州府）林屯江津士民多懷觀望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聞諸長者頗有去就

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不相禁也。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魯宗之帥衆數千自襄陽赴救，或謂宗之情未可測，道規單馬迎之，宗之感悅。道規使之居守，委以腹心。道規帥諸軍攻謙，水陸齊進，戰于枝江。天門吳郡，今爲石門縣，屬湖南澧州。太守檀道濟高平金鄉人。先進陷陳，大破之。謙、林皆走，並追斬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書言城中虛實，許爲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乃大安。桓石綏亦起兵于洛口，洛谷水入漢之口，在今漢中府洋縣。梁州刺史何紹討斬之，桓氏遂滅。

冬十月，劉裕南擊盧循。

劉毅還至建康，固求追討盧循。長史王誕字茂世，琅邪臨沂人。密言于劉裕曰：「毅既喪敗，不宜復使立功。」裕乃帥劉藩、檀

道規焚書即光武使反側子自安意而江漢間果感其恩無貳志易曰中孚豚魚吉諒矣

韶（字令孫釜鄉人）等南擊循。以毅監留府。

徐道覆寇江陵。劉道規大破之

徐道覆帥衆三萬趨江陵。奄至破冢。（在江岸之東。）江漢士民。感劉道規焚書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使劉遵（臨淮人。）別爲遊軍自拒道覆于豫章口。前驅失利。遵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餘多赴水死。道覆單舸走還湓口。

十二月劉裕及盧循戰于大雷。（注見前。）又戰于左里。（即左蠡。城名。在今江西南康府都昌縣。）大破之。循及徐道覆南走。裕遣將軍劉藩等追之。

劉裕軍雷池。盧循揚聲不攻雷池。當乘流徑下。裕知其欲戰。進軍大雷。循及徐道覆帥衆數萬塞江而下。裕悉

出輕騎及水軍擊之。又分步騎屯于西岸。先備火具。裕以勁弩射循軍。因風水之勢以蹙之。循艦悉泊西岸。岸上軍投火焚之。循道覆兵大敗。將趣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至攻之。麾兵將進。麾折幡沈。衆皆懼。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如是。今乃復見。必破賊矣。即破柵而進。殺溺死者萬餘人。循收散卒。徑還番禺。道覆走始興。裕遣劉藩孟懷玉平昌安邱人。等追之。遂還建康。

晉

安皇帝

辛亥義熙七年。春正月。西秦復降于秦。

秦使太尉索稜鎮隴西。招撫西秦。乞伏乾歸遣使謝罪請降。秦拜乾歸河南王。太子熾磐平昌公。已而西秦復叛。攻隴西。索稜以郡降于西秦。

秦王興命羣臣舉賢才。

秦王興命羣臣搜舉賢才。右僕射梁喜曰。臣累受詔而未得其人。世可謂乏才矣。興曰。自古帝王之興。未嘗取相于昔人。待將于將來。隨時任才。皆能致治。卿自識拔

不明安得遽誣四海乎羣臣咸悅。

二月。劉藩等克始興。斬徐道覆。

三月。劉裕始受太尉中書監之命。

裕以劉穆之爲司馬。穆之舉孟昶故吏謝晦。字宣明。安兄據之曾孫。裕以爲參軍。晦博贍多通。裕深加賞愛。

夏。四月。盧循寇番禺。不克。走交州。刺史杜慧度交阯朱鳶人。擊斬之。

孫處拔番禺。事見前。城守已固。盧循收兵至。遂圍之。處拒守二十餘日。沈田子言于劉藩曰。番禺本賊巢穴。恐有內變。乃引兵擊之。循兵屢敗。遂奔交州。至龍編津。後漢書郡國志。交阯郡。治龍編。水經注。立州之始。蛟龍蟠編于水南北二津。故名。刺史杜慧度悉散

雉尾炬卽今火箭之屬蓋縛爆竹草束于箭燃火信射去中物卽火起耳胡三省注辭費而義昧且雉尾亦斷不能如孔雀之散開也

家財以賞軍士。與循合戰。擲雉尾炬胡三省注。束草之一頭。施鐵鏃。草其尾散開。如雉尾然。焚其艦。以步兵夾岸射之。循艦燃。衆潰。自投于水。慧度取尸斬首。函送建康。

秋。七月。柔然獻馬求昏于燕。

柔然可汗斛律遣使獻馬求昏于燕。燕羣臣議。公主不宜下降。燕王跋曰。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棄之。乃以其女妻斛律。跋勤于政事。勸課農桑。省徭役。薄賦斂。每遣守宰。必親引見。問爲政之要。以觀其能。燕人悅之。

壬子八年。西秦王乞伏熾磐永康元年。北涼元始元年。夏四月。以劉毅都督荊寧秦雍軍事。

荊州刺史劉道規以疾求歸。詔以劉毅代之。道規在州累年。秋毫

裕不遽除毅非眞謂毅有克復功不自相圖也蓋是時毅從弟藩方鎮廣陵恐激變則合謀舉事釁生肘腋耳觀裕殺諸葛長民及襲司馬休之其鷙毒可槩見矣

無犯。及歸。府庫帷幕。儼然若舊。隨身甲士二人。遷席于舟中。道規刑之于市。未幾。道規卒。毅性剛愎。自謂功與裕埒。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及居方岳。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及敗于桑落。事見前。知物情去已。彌復憤激。裕素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與僕射謝混。丹陽尹郗僧施。從超孫。深相憑結。既據上流。陰有圖裕之志。求兼督交廣。以僧施為南蠻校尉。毛修之為南郡太守。裕皆許之。毅復表求至京口辭墓。裕往會之。將軍胡藩言于裕曰。公謂劉衛軍終能為公下乎。裕默然久之曰。卿謂何如。藩曰。連百萬之衆。攻必取。戰必克。毅固以此服公。至于涉獵傳記一談一詠。自許以為雄豪。以是搢紳白面之士咸歸之恐終不為公下。不如因會取之。裕曰。吾與毅俱有克復之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也。

六月。西秦乞伏公府國仁之子。弑其君乾歸。秋。八月。世子熾磐

討殺之而自立。

乞伏公府弒西秦王乾歸及其子十餘人。走保大夏。注見前。熾磐遣其弟智達討之。秦人多勸秦王興乘亂取熾磐。興曰伐喪非禮也。夏王勃勃欲攻之。亦以王買德言而止。智達擊破公府。獲而轘之。熾磐自立為河南王。遷都枹罕。

皇后王氏崩。

九月。葬僖皇后。

冬。十月。劉裕帥師襲荊州。殺都督劉毅。

毅至江陵。多變易守宰。輒割豫。江文武兵力萬餘人以自隨。會疾篤。郗僧施勸毅請從弟兗州刺史藩以自副。

劉裕僞許之。藩自廣陵入朝。裕以詔書罪狀毅。以藩及謝混共謀不軌。賜藩混死。遂帥諸軍發建康。王鎮惡請給百舸爲前驅。晝夜兼行。揚聲言劉兗州謂劉藩。時荆州尚未知藩死。故僞言之。西上。十月。至豫章口。注見前。去江陵城二十里。捨船步上。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立六七旂。旂下置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鼓嚴。令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遣人燒江津舸艦。鎮惡徑前襲城。未至五六里。毅乃覺之。行令閉諸城門。未及下闗。鎮惡已馳入。與城內兵鬬。兵散。毅帥左右突出。夜投佛寺。寺僧拒之。乃縊而死。裕至江陵。殺郗僧施。毛修之素自結于裕。特宥之。初。謝混與毅欵昵。混從兄澹常以爲憂。漸與之疏。且謂弟璞曰。益壽此性。終當破家。至是果驗。毅從父鎮之。閒居京口。不應辟召。嘗謂毅及藩曰。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就爾求財位。亦不同爾受罪累。每見毅藩導從到門。輒詬之。毅

甚敬畏。至是。裕奏徵爲散騎常侍。固辭不至。謝瞻。字景恒。安之孫。益壽謝混小字。

北涼遷于姑臧。

先是。北涼拔姑臧。至是。蒙遜徙都焉。大赦改元。稱河西王。置官僚。

十二月。遣益州刺史朱齡石。字伯兒。沛郡人。帥師伐蜀。

劉裕謀伐蜀。以齡石有武幹。練吏職。以爲益州刺史。率將軍臧熹蒯恩。字道恩。蘭陵人。劉鍾。字世之。彭城人。等伐蜀。裕與齡石密謀曰。往年劉敬宣出黃虎。地名。近涪城。今四川綿州梓潼縣有黃蘆城。蓋黃虎之訛 無功而還。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

千里襲人機事不容敵人早爲之備緘書別函至期開視可謂有卓識

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裕又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而未知處分所由。

劉裕自加太傅揚州牧。復辭不受。

癸丑九年。夏鳳翔元年。春二月。劉裕還建康。三月。殺豫州刺史諸葛長民。

初。裕之西征也。留長民監留府事。而疑其難獨任。乃加劉穆之建武將軍。置吏給兵以防之。既而長民驕縱貪侈。懼裕歸按之。聞劉毅被誅。謂所親曰。往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問穆之曰。人言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泝流遠征。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

毫不盡豈容如此長民意乃小安。長民弟黎民說長民因裕未還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旣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爲丹陽布衣。豈可得邪。因遺冀州刺史劉敬宣書曰。盤龍專擅。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常懼福過災生。方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且使以書呈裕。裕曰。阿壽故爲不負我也。盤龍。劉毅小字。阿壽。劉敬宣小字。穆之憂長民爲變。問參軍何承天。東海郯人。承天曰。公昔年自左里還入石頭。甚脫爾。猶言輕脫。今還宜加重愼。穆之曰。非君不聞此言。至是裕自江陵東還。前刻至日。而每淹留不進。長民與公卿頻日候于新亭。二月晦。裕乃輕舟徑進。潛入東府。三月朔。長民聞之。驚趨至門。裕伏壯士丁旿等于幔中。引長民卻人密語。旿自幔後出。拉殺之。輿尸付廷尉。并殺其三弟。

詔中土斷之法併省流寓郡縣。

劉裕上表曰大司馬温以民無定本傷治爲深。庚戌土斷事見前。以一其業。于時財阜國豐。實由于此。今漸頽弛。請申前制。于是依界土斷。諸流寓郡縣。多所併省。

夏築統萬城。今陝西榆林府懷遠縣。有夏州故城。元和志。夏州。即赫連勃勃所都。其城土色白而牢固。

夏王勃勃以叱干代北複姓。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夷夏十萬人築都城于朔方黑水之南。水經注。奢延水又東。黑水入焉。赫連夏于此築城也。奢延水。即無定河。在榆林。黑水。在鄂爾多斯右翼中旗西南。蒙古名庫爾黑河。曰。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新城宜名統萬。阿利性巧而殘忍。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爲忠。委任之。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則斬弓人。入則斬甲匠。由是器物皆精利。

> 射甲不入斬弓人入則斬甲匠是矢人函人斷無兩全之道矣緒器固貴精利稽材亦有常經阿利雖殘忍不應使人無可措手處恭傳聞者過甚其辭耳

秋七月朱齡石入成都譙縱走死詔齡石監六郡軍事

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即雒江出什邡縣西北合綿潤牛鞞諸水隨地易名而中水爲其通稱下流至瀘州入江）取廣漢（晉廣漢郡治廣漢故城在今潼川府遂寧縣）老弱乘高艦從內水向黃虎于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使譙道福以重兵守涪城備內水齡石至平模（即彭模注見前）去成都二百里縱遣侯暉夾岸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且欲養銳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聲言大衆向內水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猝至侯暉之徒已破膽矣所以阻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也因而攻之其勢必克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涪軍忽來并

攻城之法急則鋒銳莫攖緩則人覘虛實不特堅壁清野可虞而外援忽至腹背受敵益受制于人矣劉鍾數語可謂知兵

力拒我求戰不獲軍食無資大事去矣齡石從之七月攻其北城克之斬侯暉南城亦潰于是捨船步進賊營望風相次奔潰譙縱棄城出走齡石遂入成都誅縱宗親餘皆安堵使復其業縱出辭墓其女曰走必不免秪取辱焉死于先人之墓可也不從去投道福不納乃縊而死詔以齡石進監梁秦州六郡諸軍事縱出走時尚書令馬耽封庫以待晉師晉師既入齡石徙馬耽于越嶲耽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欲滅口也我必不免乃盥洗而臥引繩而死

甲寅 十年魏神瑞元年是歲南涼亡大國二秦魏小國五西涼北涼燕夏西秦凡七僭國春三月劉裕廢譙王文思爲庶人

荊雍都督司馬休之頗得江漢民心子譙王文思繼譙王尚

之後。在建康。性凶暴。好通輕俠。劉裕惡之。有司奏文思擅殺國吏。詔誅其黨。而宥文思。休之上疏謝罪。請解所任。裕不許。而執文思送之。令自訓厲。欲使殺之。休之但表廢文思。以書陳謝。裕不說。使江州刺史孟懷玉兼督豫州六郡以備之。

夏。五月。秦尚書令姚弼興庶子有罪免。

秦廣平公弼有寵于秦王興。弼先爲雍州刺史姜紀諂而附之。勸弼求入朝。興召以爲尚書令。弼遂結與左右。謀傾東宮。僕射梁喜等言于興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然君臣之義。不薄于父子。故臣等不得默然。廣平公弼。潛有奪嫡之志。道路皆言。陛下將有廢立之計。信有之乎。興曰。豈有此耶。喜曰。苟無之。則陛下愛弼

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損其威權。非特安弼。乃所以安宗社也。興不應。會興有疾。弼潛聚衆。欲作亂。將軍劉羌泣以告興。梁喜等復請誅弼。興不得已。乃免弼尚書令。還第。久之。興有疾。弼謀作亂。聚兵于第。興聞之。怒。收弼黨唐盛孫元。誅之。將殺弼。太子泓流涕固請。乃赦之。

西秦襲滅南涼。以傉檀歸。殺之。南涼自禿髮烏孤至傉檀亡。凡三主。合十八年。

唾契欺訖反。汗。乙弗通典。乙弗敵在吐谷渾北。其西有契翰一部。等部叛南涼。南涼王傉檀欲討之。孟愷諫曰。今年饑饉。百姓不安。不如與熾磐結盟。通糴慰撫雜部。足食繕兵。俟時而動。傉檀不從。以太子虎臺守樂都。自帥騎七千襲乙弗。大破之。西秦王熾磐聞之。帥步騎二萬襲樂都。一夕城潰。熾

磐入城。徙虎臺及其文武百姓萬餘戶于枹罕。傉檀將士聞亂皆逃散。傉檀曰。四海之廣。無所容身。吾老矣。寧見妻子而死。遂歸于熾磐。熾磐待以上賓之禮。已而酖殺之。并殺虎臺。熾磐復稱秦王。傉檀子保周賀俱奔河西。久之奔魏。魏主嗣愛賀之才。謂曰。卿之先。與朕同源。賜姓源氏。

秋。八月。魏遣于什門名簡。代人。以字行。如燕。

魏主嗣遣謁者于什門使于燕。至和龍。不肯入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王出受。然後敢入。燕王跋使人牽逼令入。什門不拜。跋使人按其項。什門曰。馮王若拜受詔。則吾自以賓主禮見。何苦見逼邪。跋怒。幽執什門。欲降之。什門終不屈。久之。衣冠弊壞畧盡。蟣蝨流溢。跋遣之

裕知韓延之忠于所事欲事己者貴其交之獨不思己

衣冠。什門不受。

九月丁巳朔日食。

冬十一月魏遣使者巡行諸州。

校閱守宰資財非家所齎者悉簿爲贓。

乙卯十一年春正月劉裕帥師擊荆州。三月都督司馬休之拒戰衆潰休之奔秦。

劉裕收司馬休之次子文寶兄子文祖賜死自領荆州刺史將兵擊之以將軍劉道憐裕弟中監留府事劉穆之兼右僕射事皆決焉雍州刺史魯宗之自疑不爲裕所容與其子竟陵太守軌一名象齒起兵助休之休之上表罪狀裕勒兵拒之裕密書招休之錄事韓延之延之復書曰辱疏知以譙王前事親帥戎馬遠履

小晉臣乎

西蠻長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勳。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諮仰。譙王見劾。自表遜位。又奏廢之。所不盡者命耳。而公以此遽興兵甲。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欲欺誑國士。自謂虛懷期物。自有由來。夫劉藩死于閶闔。諸葛斃于左右。甘言詫方伯。襲之以輕兵。今又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眞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乎。吾誠鄙劣。嘗聞道于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遊于地下耳。裕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更其字曰顯宗。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韓延之。南陽赭陽人。)裕遂使參軍檀道濟朱超石(齡石之弟)將步騎出襄陽江夏太守劉虔之(彭城呂人)世居京口。聚糧以待魯軌。襲擊殺之。裕又使婿徐逵之(東海人)統蒯恩。沈淵子(林子之兄)出江夏口。與軌戰敗。皆死。裕怒甚。帥諸將濟江。休之之兵臨峭岸。裕軍士無能登者。裕自被甲欲登。諸將諫不從。怒愈甚。主簿謝晦前抱

持裕裕抽劍指晦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將軍胡藩以刀頭穿岸劣猶言少容足指騰之而上隨者稍衆直前力戰休之兵稍卻裕兵乘之休之兵遂大潰裕克江陵休之宗之皆走軌留石城今安陸府城注見前裕尋遣兵攻破石城休之與宗之軌等俱奔秦宗之素得士民心爭爲之衛送出境未幾卒休之未敗時宗室司馬道賜爲劉敬宣參軍殺敬宣以應休之爲敬宣府吏所殺

夏五月劉裕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北涼遣使上表內附

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詣北涼喻以朝廷威德北涼王蒙遜遣使詣齡石且上表言伏聞車騎將軍裕欲清中原願爲右翼驅除戎虜

秋七月辛卯晦日食。

魏荐饑。

魏比歲霜旱雲代民多饑死太史令王亮言于魏主嗣曰按讖書魏當都鄴可得富樂嗣以問羣臣博士祭酒崔浩特進周澹京兆鄴人以爲不可曰遷都于鄴可救今年之饑非長久計也山東人以國家居廣莫之地人畜無涯號曰牛毛之衆今留兵守舊都分家南徙不能實諸州之地情見事露恐四方皆有輕侮之心且百姓不便水土疫死必多而舊都兵少屈丐柔然將有窺窬之心朝廷隔恒代千里之險難以赴救此則聲實俱損也今居北方來春草生湩酪將出兼以菜果得及秋熟則事濟矣嗣曰今倉廩已竭若來秋又饑若之何對曰宜簡饑貧之戶使就食山東若來秋復饑當更圖之但方今不可遷都耳屈丐即赫連勃勃魏明元帝名勃勃爲屈丐言卑下也嗣從之嗣又躬耕耤田勸課農桑明年大熟民遂富安初浩爲嗣講易洪範嗣因問天

緯星伏逆遲速推步原即可得崔浩襲左氏神降之夸辭傅會占驗實好奇之過適足爲有識者所鄙耳

文術數。浩占決多驗。由是有寵。凡軍國密謀皆預之。

熒惑不見八十餘日。復出東井。秦大旱。

魏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名。在天津南。中。忽亡不知所在。于法當入危亡之國。先爲童謠訛言。然後行其禍罰。魏主嗣召名儒數人。與太史議熒惑所詣。崔浩曰。春秋傳。神降于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國語。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內史過曰。其丹朱乎。神之見也。不過其物。浩據此爲言。今熒惑之亡。在庚午辛未二日之間。庚午主秦。辛爲西夷。熒惑其入秦乎。後八十餘日果出東井。留守鉤己。謂環繞而行如鉤。又成己字也。久之乃去。秦大旱。昆明池竭。童謠訛言。國人不安。間一歲而亡。

丙辰十二年。秦主姚泓永和元年。魏泰常元年。春正月。劉裕自加都督二十二

二州軍事。

二月。秦姚弼姚愔子。興庶作亂。伏誅。秦王興卒。太子泓立。

秦王興如華陰。使太子泓監國。興疾篤。還長安。弼黨侍郎尹冲謀作亂。不果。興旣入宮。疾轉篤。南陽公愔。與尹冲帥兵攻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喜躍。爭進擊賊。愔等大敗。興乃引東平公紹。興弟。之及姚讚梁喜等。入受遺詔。明日卒。泓祕不發喪。捕愔等誅之。乃卽位。稱皇帝。

三月。劉裕自加中外大都督。戒嚴伐秦。詔遣琅邪王德文。修敬山陵。

秋。八月。劉裕督諸軍發建康。

寧州獻琥珀枕于劉裕。裕以琥珀治金瘡。命碎之以賜北征將士。以世子義符爲中軍將軍監留府事。劉穆之領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司馬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郯人。副之。遂發建康。遣將軍王鎮惡檀道濟將步軍自淮淝向許洛。朱超石胡藩趨陽城。沈田子傅弘之字仲度。北地泥陽人。趨武關。沈林子田子之弟。劉遵考裕族弟。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以王仲德督前鋒。開鉅野入河。水經注。濟水故瀆。又北右合洪水。洪水上承鉅野。桓溫北伐。掘渠通濟。劉武帝西入長安。又廣其功。濟水故瀆在今山東曹州府菏澤諸縣界。鉅野。注見前。穆之謂鎮惡曰。公今委卿以伐秦之任。卿其勉之。鎮惡曰。吾不克關中。誓不復濟江。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求訴咨稟。盈階滿室。穆之目覽耳聽。手答口酬。不相參涉。悉皆贍舉。又喜賓客。談笑無倦。性奢豪。食必方丈。未

嘗獨餐。嘗白裕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自叨忝遇以來。朝夕所須。微爲過豐。然此外一毫不以負公。

至彭城王鎮惡。檀道濟入秦境。所向皆捷。秦諸屯守。望風款附。道濟遂至許昌。沈林子自汴入河。克倉垣。王仲德入魏滑臺。仲德水軍入河。將逼滑臺。魏兗州刺史尉建棄城北渡。仲德遂入城。魏主嗣聞之。遣叔孫建等引兵濟河。斬尉建于城下。呼晉軍。問以侵逆之狀。仲德使人對曰。劉太尉使王征虜自河入洛。掃清山陵。借空城以息兵。行當西引。無損于好也。嗣又使建問裕。裕謝之曰。晉欲伐秦。故假道于魏。非敢爲不利也。

冬十月。將軍檀道濟克洛陽。

秦陽城。滎陽。成皐。虎牢相繼來降。檀道濟等長驅而進。秦陳留公洸鎮洛陽。遣將軍趙元守柏谷。注見前。元戰敗。被十餘創。其司馬蹇鑒冒刃抱元而泣。元曰。吾創已重。君宜速去。鑒曰。將軍不濟。鑒去安之。與之皆死。道濟遂

穆之與裕比肩爲晉臣何至委心歸命甚以九錫推奉不自已出憂懼而死所謂小人徒自苦爾

進逼洛陽洸出降道濟獲秦人四千餘議者欲盡阬之道濟曰弔民伐罪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夷夏感悅歸者日衆

詔遣司空高密王恢之（彭城王紘之子後嗣高密孝王畧恢之其孫也）修謁五陵

十二月劉裕自加相國揚州牧封宋公備九錫復辭不受

裕遣長史王弘（字休元珣之子）還建康諷朝廷求九錫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從北來穆之由是愧懼發病詔以裕爲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宋公備九錫之禮裕辭不受

西秦遣使內附

西秦王熾磐遣使詣太尉裕求擊秦自效裕以爲平西將軍河南公



丁巳十三年。西涼公李歆嘉興元年。是歲秦亡。大國一。魏。小國五。西涼。北涼。燕。夏。西秦。凡六僭國。春正月甲戌朔。日食。

秦朝會前殿。君臣相泣。

劉裕引水軍發彭城。

二月。西涼公李暠卒。世子歆字士業。立。

暠寢疾。遺命長史宋繇曰。吾死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訓導之。及卒。官屬奉世子歆為涼公。以繇錄三府事。

三月。將軍王鎮惡攻潼關。與秦太宰姚紹戰。大破之。

王鎮惡進軍潼關。檀道濟沈林子自陝北渡河。攻蒲坂。不克。秦王泓進魯公紹東平改封。太宰。督將軍姚鸞等步騎五萬守潼關。遣別將姚驢救蒲坂。林子謂道濟曰。蒲坂

城堅兵多。不可猝拔。不如還與鎮惡并力。以爭潼關。若得之。則蒲坂不攻自潰矣。道濟從之。三月。至潼關。紹引兵出戰。道濟等奮擊。大破之。紹遣姚鸞絶晉糧道。林子夜襲殺鸞。紹又遣東平公讚屯河上。以斷水道。林子又擊走之。

劉裕遣使假道于魏。魏遣兵屯河北。裕遂引兵入河。

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自淮入泗。自泗入清。清卽濟水也。注見前。將泝河西上。先遣使假道于魏。秦主泓亦遣使求救于魏。魏主嗣使羣臣議之。皆曰。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宜發兵斷河上流。令勿得西。崔浩曰。裕圖秦久矣。今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遏其上流。裕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

大鎚斷矟蓋史家夸誕之
詞與引弩爲弓殊不作矢
同一無稽失實

受敵也。不若聽裕西上，然後杜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守之，安能爲吾患？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北上，則姚氏必不能出關助我。此必聲西而實北也。嗣乃遣長孫嵩、阿薄干等將兵十萬屯河北岸。裕引軍入河，魏人隨裕軍西行。裕遣兵擊之于河上，大破之。

時晉船有漂渡北岸者，輙爲魏人所殺掠。裕遣軍擊之，輙走；退則復來。裕乃遣丁旿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爲卻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毦。裕先命朱超石戒嚴，毦舉，超石帥二千人馳赴之。魏人以三萬騎來薄，超石斷矟千餘，皆長三四尺，以大鎚鎚之，一矟輙洞貫三四人。魏兵奔潰，斬其將阿薄干。魏主嗣乃恨不用崔浩之言。白毦，績羽爲之。毦，而至反。

弘農人送義租給王鎮惡等軍。

將軍王鎮惡等進攻潼關。久之乏食。衆心疑懼。欲棄輜重。還赴大軍。沈林子按劍怒曰。今許洛已定。關右將平。事之濟否。繫于前鋒。奈何沮乘勝之氣。棄垂成之功乎。鎮惡乃至弘農。說諭百姓。競送義租。軍食復振。田子遂擊破姚紹軍。紹屯河北。絕晉糧援。紹憤愧。嘔血而卒。

夏四月。劉裕入洛陽。

齊郡太守王懿降魏。上書言。劉裕在洛。宜發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崔浩侍講在前。嗣問之曰。劉裕伐姚興。克乎。對曰。克之。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子泓懦弱。兄弟乖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垂藉父兄之資。修復故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易以立功。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元。興復晉室。北

赫連勃勃謂姚興死已必得長安崔浩謂長安終為魏有兩人之言信若左券然勃勃能取而不能治故先得而速失魏則粗有紀綱是以得之雖較遲而守之亦稍久此又得失之秋以事卜之益不爽矣

禽慕容超南梟盧循所向無前其才優矣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裕將若之何對曰今屈丐柔然伺我之隙而諸將用兵皆非裕敵興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適足資敵耳願且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大悅語至夜半賜御縹醪十觚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故欲共饗其美

秋八月將軍王鎮惡入長安秦主泓出降九月劉裕至長安送泓詣建康斬之後秦自姚萇據長安至泓亡凡三主合三十四年

先是沈田子傅弘之入武關進屯青泥城名在西府藍田縣亦曰嶢柳城元和志嶢柳城俗亦謂之青泥城秦主泓自將擊之大敗而還時太尉裕已至閿鄉泓欲自將禦之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等所

領裁千餘人。秦兵圍之數重。田子慰撫士卒曰。諸君遠來。正求此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于此在矣。士卒皆踴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泓奔還灞上。已裕至潼關。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秦主泓使姚丕守渭橋以拒之。鎮惡泝渭而上。乘艨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但見艦進。驚以爲神。至渭橋。鎮惡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者斬。既登。即密使人解放舟艦。渭水迅急。倏忽不見。乃喻士卒曰。此爲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歧矣。乃身先士卒。衆騰踊爭進。大破姚丕軍。泓引兵救之。爲敗卒所蹂踐。不戰而潰。鎮惡入自平朔門。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于泓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憮然不應。佛念登宮牆自投

死。泓乃將妻子羣臣詣壘門降。鎭惡以屬吏。城中夷晉六萬餘口。鎭惡以國恩撫慰。號令嚴肅。百姓安堵。九月。裕至長安。收秦彝器。鍾鼎之屬。渾儀。注見前。土圭。周禮。大司徒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記里鼓。亦曰大章車。所以識道里。車上有二層。皆有木人。行一里。下層擊鼓。行十里。上層擊鐲。指南車。亦名司南車。駕四馬。其下制如樓。三級四角。金龍銜羽葆。刻木爲仙人。立車上。車雖回轉。手常指南。送建康。餘金帛珍寶。皆以頒將士。送姚泓至建康。斬之。北涼王蒙遜。聞裕滅秦。怒甚。門下校郎劉祥入言事。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斬之。

夏人進據安定。

夏王勃勃聞裕伐秦。曰。裕取關中必矣。然不能久留。必將南歸。若留子弟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

奸雄竊命晉宋一轍劉裕始自加相國揚州牧封宋公備九錫及此進爵爲王並辭不受皆效尤司馬昭其矯詐視莽操更甚蓋飾爲恭順以欺天下耳目其實篡逆之跡欲蓋彌彰而蕭齊隨踵其故智豈非天道好還哉

養士。進據安定。嶺北郡縣皆降之。裕遣使遺勃勃書。約爲兄弟。勃勃報之。

冬。十月。劉裕自進爵爲王。增封十郡。復辭不受。

十一月。劉穆之卒。

十二月。劉裕東還。留子義眞都督雍、梁、秦州軍事。

裕欲留長安。經畧西北。而諸將佐久役思歸。多不欲留。會聞劉穆之卒。裕以根本無托。決意東還。欲以王弘代穆之。謝晦曰。休元輕易。不若羨之。乃以徐羨之爲丹陽尹。管留任。而以次子義眞（時年十三）爲安西將軍。守關中。王修（京兆人）爲長史。王鎮惡爲司馬。沈田子、毛德祖（滎陽人）傅弘之皆爲參軍從事。關中人素重王猛。而是役也。鎮惡

功爲多。故南人忌之。沈田子與鎭惡爭功。尤不平。裕將還。田子等屢言鎭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鎭惡邪。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曰。殘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長安十陵。公家墳墓。咸陽宮殿。君家室宅。捨此欲何之乎。裕爲之愍然。慰諭遣之。十二月。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以歸。

閏月。夏王勃勃遣兵向長安。

夏王勃勃聞劉裕東還。大喜。召王買德問計。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簒事。不暇復以中原爲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注見上。上洛。漢縣。晉爲郡。今陝西商州是。南北之險。宜先遣遊軍斷

之東塞潼關絶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恩德則義眞在網罟之中不足取也勃勃乃使其子璝帥騎二萬向長安别將屯青泥及潼關而自將大軍爲後繼

戊午十四年夏昌武元年春正月王鎭惡沈田子帥師拒夏兵田子矯殺鎭惡安西長史王修討田子斬之參軍傅弘之擊夏兵卻之

夏赫連璝至渭陽關中民降之者屬路沈田子將兵拒之畏其衆盛不敢進王鎭惡曰公以十歲兒付吾屬當共竭力而擁兵不進虜何由得平遂與田子俱出田子與鎭惡素有相圖之志至是益忿懼軍中又訛言鎭惡欲盡殺南人據關中反田子遂請鎭惡至傅弘之營計事

因屏人語。使人斬之。矯稱受太尉令。義眞與王修被甲登門以察其變。修執田子。數以專戮而斬之。弘之破夏兵。夏兵乃退。

以劉義隆（宋文帝）爲荊州刺史。

劉裕欲以世子義符鎭荊州。張邵（字茂宗。吳人。）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居外。乃以義隆爲荊州刺史。以到彥之（楚屈到之後。以名爲氏。彥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張邵。王曇首（珣之子。）王華（字子）陵。曇首等爲參佐。義隆尙幼。府事皆決于邵。裕謂義隆曰。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諮之。

夏六月。劉裕始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

裕既受命。崇繼母蕭氏爲太妃。以孔靖（字季恭。愉之孫。）爲尚書

令。王弘爲僕射。傅亮字季友咸之元孫。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爲侍中。謝晦爲右衛將軍。殷景仁陳郡長平人。爲秘書郎。請辭不受

景仁學不爲文。敏有思致。口不談義。深達理體。至于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

冬十月。以西涼公李歆爲鎭西大將軍。

歆遣使來告襲位。故有是命。仍封酒泉公。

劉義眞殺其長史王修。關中大亂。十一月。夏王勃勃陷長安。義眞逃歸。

劉義眞賜與無節。王修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譖修欲反義眞殺之。于是人情離駭。莫相統一。義眞悉召外兵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于夏。夏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采路絶。劉裕聞之。使蒯恩召義眞東歸。而以朱齡石

守關中。謂曰。卿至可敕義眞輕裝速發。出關然後徐行。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眞俱歸。十一月。齡石至長安。義眞將士大掠而東。多載寶貨子女。方軌徐行。日不過十里。傅弘之諫不聽。赫連璝帥衆追之。弘之蒯恩斷後。力戰連日。至青泥。大敗。爲夏兵所禽。義眞左右盡散。獨逃草中。參軍段宏追尋得之。束之于背。單馬而歸。勃勃欲降傅弘之。弘之不屈而死。長安百姓逐朱齡石。齡石焚宮殿。奔潼關。夏兵追殺之。裕聞青泥之敗。未知義眞存亡。怒甚。刻日北伐。謝晦固諫。會得段宏啓。知義眞得免。乃止。但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而已。

夏王勃勃稱皇帝。

彗星見。

圖讖本屬荒誕而生子命名亦非后所得尊若謂簡文早見昌明之讖更不應聽后因夢名子且讖語淺顯初不難知何俟後而始悟徒付之欷歔流涕邪此蓋劉裕偽造訛言定數以

彗星出天津。箕四星。一曰天津。又曰天漢。經尾箕之間。謂之漢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太微在北斗南。紫微在北斗北。八十餘日而滅。魏主嗣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今四海分裂。咎在何國。朕甚畏之。卿其無隱。崔浩曰。災異之興。皆象人事。人事無釁。又何畏焉。昔王莽將篡。異亦如此。今國家主尊臣卑。民無異望。晉室陵夷。危亡不遠。彗之為異。其劉裕將篡之應乎。

十二月。劉裕弒帝于東堂。奉琅邪王德文即位。是為恭帝。

裕以讖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晉書孝武帝紀。初。簡文帝見讖云。晉祚盡昌明。及孝武帝在孕。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為字。及產。東方始明。因以為名。簡文後悟。乃流涕。又安帝紀。讖云。昌明之後有二帝。劉裕將行禪代。故欲應之。乃使中書侍郎王韶之。字休泰。廙曾孫。與帝左右密謀弒帝。而立德文。德文常在帝左右。韶

掩其逆謀史氏不加詳察妄爲撫拾耶

之不得間。會德文有疾。出居于外。韶之以散衣縊帝于東堂。裕因稱遺詔。奉德文即位。

以北涼王蒙遜爲涼州刺史。

蒙遜稱藩。故有是命。

恭皇帝

(己未)元熙元年。夏眞興元年。春正月。立皇后褚氏。

葬休平陵。在江寧府上元縣。

二月。夏王勃勃還統萬。

夏羣臣請都長安。夏主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帝都。沃饒險固。然統萬距魏境。裁百餘里。朕在長安。統萬必危。若在統萬。則魏必不敢濟河而西。諸卿適未見此耳。乃

置南臺于長安。以赫連璝錄尚書事而還。勃勃性驕虐。視民如草芥。常置弓劍于側。羣臣迕視者鑿其目。笑者抉其脣。諫者先截其舌。然後斬之。

宗室司馬楚之。字德秀。宣帝弟太常馗之八世孫。據長社。漢縣。晉因之。東魏廢。故城在今河南許州長葛縣。

劉裕誅翦宗室之有才望者。楚之叔兄皆死。楚之亡匿蠻中。及從祖休之奔秦。秦亡。休之魯軌韓延之俱降魏。休之尋卒。楚之乃亡之汝潁間。聚衆以謀復仇。楚之少有英氣。折節下士。有衆萬餘。屯據長社。裕使刺客沐謙往刺之。楚之待謙甚厚。謙未得間。乃夜稱疾。欲因楚之問疾而刺之。楚之果自齎藥往視。情意勤篤。謙不忍發。乃出匕首以狀告曰。將軍深爲劉裕所忌。願勿輕率。以自保全。遂委身事之。

爲之防衛。

秋七月劉裕始受進爵之命。八月移鎮壽陽。

復加殊禮進太妃爲太后世子爲太子。

冬十一月丁亥朔日食。

庚申 二年。宋高祖劉裕永初元年。西秦建弘元年。西京永建元年。是歲晉亡宋代。西京亦亡。宋。魏。夏。北京。燕。秦。凡六國。夏四月長星出竟天。六月劉裕還建康稱皇帝。是爲宋高祖武帝。

廢帝爲零陵王以兵守之。

宋王裕欲受禪而難于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桓元篡位鼎命已移。我倡義興復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莫喻其意。日晚坐散中

書令傅亮乃悟叩扉請見曰臣暫宜還都裕解其意無復他言亮出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建康四月徵裕入輔裕留子義康鎮壽陽以參軍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為長史決府事湛自幼年即有宰物之志常自比管葛博涉書史不為文章不喜談議裕甚重之　六月裕至建康亮具詔草使帝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桓元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為詔遜于琅邪第百官拜辭秘書監徐廣字野民邈之弟流涕哀慟裕為壇于南郊即位廣又悲感流涕侍中謝晦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為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懽之事固不可同宋主臨太極殿大赦改元奉晉

帝爲零陵王。即宮于故秣陵縣。此晉初所置秣陵縣也。在秦淮南。後徙治鬪場。因指此爲故。使將軍劉遵考將兵防衛。

宋尊王太后爲皇太后。

宋主事蕭太后素謹。及即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未嘗失時刻。

宋改晉封爵。封拜功臣子弟有差。

宋以晉氏封爵當隨運改。獨置始興廬陵始安長沙康樂五公奉王導。謝安。溫嶠陶侃謝元之祀。以道憐爲太尉。封長沙王。徐羨之等增位進爵各有差。

秋。七月。宋交州刺史杜慧度擊林邑。古越裳氏地。注見前。大破降之。

初。後漢末。象林漢縣。屬日南郡。功曹區連。殺令。自立爲王。號曰

林邑。其後范氏代之。區氏傳數世。後王無嗣。外甥范熊代立。有范文者。本西卷日南屬縣。夷帥范幼家奴。爲林邑將。文以商販。常至洛陽。後入林邑。教其王作城邑。宮室及器械。王寵任之。會其王逸熊之子。卒。文遂脅國人而篡立。文先諸逸諸子。或逃或徙。及逸卒。文詐迎逸子于他國。置毒椰酒而殺之。椰木。出交阯。樹似檳榔。其實大如瓜。剖之其中有酒。于是旁擊諸國。有衆數萬。晉咸康。永和間。屢寇日南九眞諸郡。殺太守夏侯覽。告督護劉雄。留屯日南。三年而去。是後無歲不至。殺傷甚衆。交州遂致虛弱。文死。傳子及孫。其國內亂。大臣范諸農篡立。傳子曰陽邁。至是。刺史杜慧度率衆南討。大破之。所殺過半。其王陽邁乞降。前後鈔掠者。皆送還。慧度爲政纖密。一如治家。吏民畏而愛之。城門夜開。道不拾遺。

北涼王蒙遜誘西涼公歆與戰。殺之。遂滅西涼。

北涼王蒙遜欲伐西涼。先引兵攻秦浩亹。亹音告門。漢縣，以浩亹水名。故城在西寧府碾伯縣。既至，潛師還屯川巖。在甘州府張掖縣西南。西涼公歆欲乘虛襲張掖。宋繇、張體順切諫，不聽。太后尹氏謂歆曰：汝新造之國，地狹民稀，自守猶懼不足，何暇伐人。蒙遜非汝之敵，豈得輕舉。僥冀非望。以吾觀之，非但喪師，殆將亡國。歆亦不聽。遂將步騎三萬東出。蒙遜聞之曰：歆已入吾術中矣。乃引兵邀擊歆。歆大敗。或勸歆還保酒泉。歆曰：吾違老母之言以取敗。不殺此胡，何面目復見我母。遂勒兵復戰。爲蒙遜所殺。蒙遜入酒泉。禁侵掠。士民安堵。初，歆弟恂爲敦煌太守，有惠政。及歆被殺，恂奔北山。郡人招之。恂遂入敦煌。衆推爲刺史。蒙遜遣世子德政攻之，不克。蒙遜乃自帥衆，以水灌其城。城陷，恂自殺。蒙遜遂屠敦煌。歆有子曰重耳，奔于江左，後歸魏，是爲唐之祖。西涼自李暠據敦煌，至歆亡，凡二主，合二十二年。

裕零陵之勢已不如匹夫而裕計在必弑蓋自以年老子幼恐身歿留此尚爲禍根耳及宋之下也劉氏

八月。宋立子義符爲太子。

南北朝

辛酉　宋永初二年。魏泰常六年。是歲以後。分注紀年。南朝以宋齊梁陳。北朝以魏齊周。餘國仍依前例。非建國嗣位改元。不備列。

春正月。宋祀南郊。大赦。

夏四月。宋毀淫祠。

宋詔所在淫祠。自蔣子文廣陵人。漢末爲秣陵尉。以逐賊。死鍾山。吳大帝時。降神于吳。言將大啓孫氏。吳大帝乃爲立廟。以下。皆除之。其先賢以勳德祠者。不在此例。

秋九月。宋主劉裕弑零陵王于秣陵。

初。宋主劉裕。以毒酒一罌。授前瑯邪郎中令張偉。吳人。邵之弟。使酖零陵王。偉歎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乃自飮而

無少長皆被害于齊而梁弒巴陵王陳弒江陰王亦踵行如出一轍逆之報若有司其埶者觀唐宋待楊氏柴氏恩禮始終國祚綿延自得厚報天道灼然可見矣

卒。太常褚秀之侍中褚淡之皆王妃兄也。后父爽。前義興太守秀之。淡之皆爽之子。王每生男。裕輒令秀之兄弟殺之。王深慮禍及。與褚妃共處一室。自煮食于牀前。飲食所資皆出褚妃。故宋人莫得伺其隙。至是裕令淡之往視妃。妃出別室相見。兵人踰垣而入。進藥于王。王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兵人以被掩殺之。裕帥百官臨于朝堂三日。

冬十一月。葬晉恭帝于沖平陵。在江寧府上元縣。

十二月。宋豫章太守謝瞻卒。瞻字宣遠。晦之兄。

初。宋臺始建。瞻爲中書侍郎。其弟晦爲右衛將軍。時晦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瞻驚駭。謂晦曰。

世途至此尚以風度言論爲長羨相推與夫羨之人所已虧他何足議而朝野猶以爲賢實可笑亦可畏

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趨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爲業不願干預時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戸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後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重瞻愈憂懼至是遇疾不療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厲爲國爲家

壬戌宋永初三年魏泰常七年春正月宋以徐羨之爲司空錄尚書事

羨之起自布衣無學術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常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以學問爲長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

三月宋以廬陵王義真都督雍豫等州軍事

宋主有疾長沙王道憐徐羨之傅亮謝晦檀道濟並入

侍醫藥。羣臣請祈禱神祇。不許。唯使侍中謝方明。景仁從祖弟。以疾告宗廟而已。道濟出鎮廣陵。監淮南諸軍。太子多狎羣小。謝晦言于宋主曰。陛下春秋旣高。宜思存萬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上曰。盧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出造義眞。義眞盛欲與談。晦不甚答。還曰。德輕于才。非人主也。出義眞爲都督六州諸軍。南豫州刺史。鎮歷陽。是後大州率加都督。多者或至五十州。不可復詳載矣。

夏四月。宋封楊盛爲武都王。

五月。宋主裕殂。太子義符立。是爲少帝

宋主疾甚。召太子義符誡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畧。而無遠志。非如兄韶有難御之氣也。徐羡之傅亮當無異圖。

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又爲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羨之亮晦道濟同被顧命遂殂宋高祖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被服居處儉于布素遊宴甚稀嬪御至少嘗得後秦主興從女有盛寵頗以廢事謝晦微諫即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嶺南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惡其精麗勞人即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禁嶺南作此布公主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之物內外奉禁莫敢爲侈靡性不信奇怪微時多符瑞及貴史官審以所聞拒而不答義符即位年十七立妃司馬氏爲皇后后晉恭帝女海鹽公主也秋七月葬初寧陵

魏立子燾即太武帝爲太子監國

魏主服寒食散頻年藥發災異屢見遣中使密問崔浩曰屬者日食趙代之分朕疾彌年不愈恐一旦不諱諸

下並少。將若之何。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行就平愈。必不得已。請陳瞽言。聖代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謂淸河王紹之亂。事見前。）今宜早建東宮。選賢公卿以爲師傅。左右信臣以爲賓友。入總萬機。出撫戎政。如此則陛下可以優遊無爲。頤神養壽。萬歲之後。國有成主。民有所歸。姦宄息望。禍無自生矣。皇子燾年將周星。明叡溫和。立子以長。禮之大經也。魏主復以問長孫嵩。對曰。立長則順。置賢則人服。燾長且賢。天所命也。從之。立燾爲太子。使居正殿臨朝。爲國副主。以嵩及奚斤安同爲左輔。坐東廂西面。崔浩與穆觀（本邱穆陵氏。後改爲穆氏。）邱堆（獻帝第五兄曰邱敦氏。後孝文改爲邱氏。）爲右弼。坐西廂東面。（胡三省曰。魏臣出代北者。姓多重複。及高

祖遷洛。始皆改之。舊史以其煩雜。難知。故皆從後姓。以就簡易。今從之。百官總已以聽魏主避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侍臣曰。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同曉解俗情。明練于事。觀。達于政要。識吾旨趣。浩。博聞彊識。精察天人。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此六人輔相太子。吾與汝曹巡行四境。伐叛柔服。足以得志于天下矣。

冬。十月。魏遣司空奚斤。督諸將擊宋。取青兗諸郡。十二月。宋遣南兗州刺史檀道濟救之。

初。魏主聞宋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請和。自是歲聘不絕。及高祖殂。沈範等奉使在魏。還及河。魏主遣人追執之。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諫曰。陛下不以劉裕欻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今乘喪伐之。雖得之不足爲美。且國家今日亦未能一舉取江南也。而徒有伐喪之名。竊爲陛下不取。臣謂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使義聲布于天下。則江南不攻自服矣。魏主曰。劉裕乘姚興之死而滅之。

今我乘裕喪而伐之何爲不可浩曰不然姚興死諸子交爭故裕乘釁伐之今江南無釁不可比也魏主不從假司空奚斤節使督將軍周幾公孫表伐宋周幾代人公孫表虛陽人斤等帥步騎三萬濟河營于滑臺之東宋司州刺史毛德祖遣翟廣等將步騎三千救之先是司馬楚之聚衆陳留之境聞魏兵濟河遣使迎降魏以爲荆州刺史使侵擾宋北境德祖遣將戍召陵雍邱以備之魏尚書滑稽滑姓滑伯之後以國爲氏引兵襲倉垣兵吏悉踰城走陳留太守嚴稜馮翊人詣斤降斤等攻滑臺不拔求益兵魏主怒責之自將五萬餘人南出爲斤等聲援太子燾將兵出屯塞上斤等急攻滑臺拔之東郡太守王景度出走司馬陽瓚爲魏所執不降而死乘勝進逼虎牢毛德祖與戰屢破之魏主別遣將軍于栗磾屯河陽取金墉德祖遣竇晃等拒之魏主至冀

蔡廓獨非晉臣乎與其不受吏部何如不仕新朝乃沈約許其識遠書法亦嘉與之皆失褒貶之正

州。遣叔孫建將兵徇青兗。宋豫州刺史劉粹（字道冲蕭人。）遣騎據項城。徐州刺史王仲德將兵屯湖陸。（即湖陸。故城在兗州府魚臺縣。）于粟磾濟河。與斤并力攻晃等。破之。魏主遣領軍娥清。（代人。）閭大肥。（蠕蠕人。）將兵會周幾。叔孫建南渡河。軍于碻磝。（山名。在泰安府東阿縣南。有關城。）宋兗州刺史徐琰南走。于是泰山。高平。金鄉。（注俱見前。）等郡。皆沒于魏。叔孫建等入青州。宋遣南兗州刺史檀道濟。監征討諸軍事。與王仲德共救之。（明年春。于粟磾攻金墉。克之。魏主以粟磾為豫州刺史。鎮洛陽。）

癸亥（宋主義符景平元年。魏泰常八年。）春正月。宋以蔡廓為吏部尚書。不受。

宋以廓為吏部尚書。廓謂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徐羨之。羨之曰。黃散（謂黃門侍郎及

散騎常侍侍郎以下悉以委蔡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
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選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
故廓云然。

魏以刁雍爲青州刺史雍字淵材刁協之曾孫。

初宋高祖誅滅刁氏。高祖嘗與刁逵樗蒱不時輸直逵縛之馬枊高祖既建義以嫌讎逵誅其族。雍奔于秦秦滅雍降魏魏以爲將軍使擾徐兗至是。魏叔孫建攻青州。刺史竺夔聚衆保東陽城不入城者使依據山險芟夷禾稼魏軍至無所得食。東陽城。宋高祖毀廣固改築故城在盆都縣。雍見魏主于鄴。魏主曰叔孫建等入青州。民皆藏避。攻城不下。彼素服卿威信。今遣卿助之。乃以爲刺史。給騎使行。雍募兵得五千人。撫慰士民。皆送租供軍。

二月。魏築長城。

柔然寇魏邊。魏築長城。自赤城即今宣化府赤城縣。水經注。沽水逕赤城東。城在山阜之上。下抗深隍。是也。至五原二千餘里。置戍以備之。

三月。魏攻宋虎牢。不克。殺其將公孫表。

魏奚斤。公孫表等共攻虎牢。魏主自鄴遣兵助之。毛德祖于城內穴地入七丈。分爲六道。出魏圍外。募敢死士四百。從穴中出襲其後。魏兵驚擾。斬首數百而還。魏兵退散復合。攻之益急。德祖出兵。與表大戰。從朝至晡。殺魏兵數百。會斤別攻許昌還。合擊德祖。大破之。初德祖在北與表有舊。表有權畧。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說奚斤。云表與之連謀。每答表書。輒多所治定。表

以書示斤斤疑之以告魏主魏主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

夏四月魏攻宋東陽城注見前不克而還留刁雍戍尹卯邑名在泰安府東阿縣水經注濟水過穀城縣西有尹卯壘即此

魏叔孫建將三萬騎逼東陽城城中文武纔一千五百人竺夔及濟南太守垣苗悉力固守時出奇兵擊魏破之魏步騎遶城列陳十餘里大治攻具夔作四重塹魏人填其三重爲撞車以攻城夔遣人從地道中出以大麻絙挽之令折魏人復作長圍進攻愈急歷久城壞戰士多死檀道濟至彭城以司青二州並急而所領兵少不足分赴青州道近竺夔兵弱乃與王仲德等分兵救之已而建墮東陽北城三十許步刁雍請速攻建不許遂不克及聞檀道濟等將至

雍又請將所募兵五千據險以邀之時天暑魏軍多疫。建曰。兵人疫病過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盡何須復戰。今全軍而返。計之上也。道濟軍于臨朐。建等燒營及器械而遁。道濟以糧盡不能追。竺夔以東陽城壞不可守。移鎮不其城。注見前。魏留刁雍鎮尹卯。招集民五千餘家。置二十七營以領之。

秦遣使入貢于魏。

秦王熾磐謂羣臣曰。今宋雖奄有江南。夏人雄據關中。皆不足與也。獨魏主奕世英武。賢能為用。吾將舉國而事之。乃遣使入見于魏。貢黃金二百斤。幷陳伐夏方畧。

閏月魏拔虎牢。執宋司州刺史毛德祖。遂取司兗豫諸郡。

宋魏彼此屢作地道于兵法固不足論甚乃欲藉此以洩城中之井尤爲瞽說試思城中之井豈可數計遠近大小又安得預知穴地縱甚深透遂能一一盡洩之乎三尺童亦當笑矣

先是。魏主攻虎牢不克。魏兵攻虎牢。毛德祖隨方拒守。而將士稍零落。于是魏主如成皐。絕虎牢汲河之路。停三日。自督衆攻城。亦不能下。至是。叔孫建就奚斤共攻之。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勁兵殆盡。而魏增兵轉多。毁其外城。德祖于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又毁其二重。德祖惟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檀道濟劉粹等皆畏魏兵彊。不敢進。魏人作地道以洩城中井。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能復出。重以饑疫。城遂陷。將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誓與此城俱斃。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得德祖者必生致之。將軍豆代田執以獻。將佐皆爲所虜。唯參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圍南還。魏士卒疫死者亦什二

三。溪斤等悉定司。兗。豫諸郡縣。魏主命周幾鎮河南。河南人安之。徐羨之。傳亮。謝晦。以亡失境土。上表自劾。詔勿問。毛德祖後卒于魏。

冬。十一月魏主嗣殂。太子燾立。是爲魏世祖太武帝。

魏主嗣殂。太子燾即位。自司徒長孫嵩以下。普增爵位。以盧魯元昌黎徒河人。爲中書監。劉潔長樂信都人。爲尚書令。尉眷魏餘部內入者。西方尉遲氏。後改尉氏。眷。代人。劉庫仁此又一劉庫仁。獨孤部人。等八人。分典四部。以羅結魏餘部內入者。有叱羅氏。後改羅氏。結。代人。爲侍中。外都大官。魏有內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時結年一百七。精爽不衰。魏主以其忠慤。親任之。使兼長秋卿。監典後宮。出入卧內。年一百十一。乃聽歸老。朝廷每有大事。遣騎訪焉。又十年乃卒。

魏立天師道場。

魏光祿大夫崔浩。研精經術。練習制度。凡朝廷禮儀。軍

浩既以不好老莊罷官何歸第即修服食甚至引天師上書啖言受命夫以天師與老莊相較不啻糟粕論者徒以好尚之過咎其始終易轍不知此正浩之

國書誦無不關綜不好老莊之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肯為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治乎尤不信佛法曰何為事此胡神左右多毀之魏主不得已命浩以公歸第然每有疑議輒召問之浩既歸第因修服食養性之術初嵩山道士寇謙之上谷人徙馮翊修張道陵即張魯之祖見前之術自言嘗遇老子命繼道陵為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使之清整道教又遇神人李譜文云老子之元孫也授以圖籙真經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謙之奉其書獻于魏主朝野多未之信崔浩獨師受其術且上書曰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于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

勅中忠失欲用是爲復仇
惧媒孽平生誅朔經術至
此尚可欺人哉

妙。自古無比。豈可以世俗常慮而忽上靈之命哉。魏主欣然。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嶽。迎致謙之弟子。以崇奉天師。顯揚新法。起天師道場于平城東南。重壇五層。月設厨會數千人。

司馬氏光曰。老莊之書。欲同生死。輕去就。而爲神仙者服餌修鍊。以求輕舉。鍊草石爲金銀。其爲術正相戾耳。是以劉歆七畧。敘道家爲諸子。神仙爲方技。其後又有符水禁呪之術。至謙之遂合而爲一。至今循之。浩不喜佛老。而信謙之之言。何哉。

甲子 宋景平二年。太祖文帝義隆元嘉元年。魏世祖太武帝燾始光元年。春正月。宋廢其廬陵王義眞爲庶人。

宋主義符。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暱。遊戲無度。特進致仕范泰字伯倫。上書諫之。不聽。廬陵王義眞警悟好文

而性輕易。與謝靈運。元之曾孫。襲封康樂公。世稱謝康樂。顏延之。字延年。含之曾孫。情好欵密。靈運性褊傲。不遵法度。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悒。延之嗜酒放縱。徐羨之等惡義眞與兩人遊。義眞故吏范晏從容戒之。義眞曰。靈運空疎。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謂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者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于晤賞耳。于是羨之等以靈運延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皆出爲郡守。始義眞至歷陽。多所求索。執政每裁量不盡與。義眞怨之。表求還都。時羨之等已密謀廢宋主。而次立者應在義眞。與宋主有隙。先奏列其罪惡。廢爲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晉縣。故城在今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令張約之堂邑人。上疏曰。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今猥加剝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常棣之篤。下令遠近悵然失圖。書奏。見殺。

夏五月宋徐羨之傅亮謝晦廢其主義符爲營陽王遷于吳六月弑之迎宜都王義隆于江陵殺前廬陵王義眞以謝晦行都督荆湘等州軍事

羨之等將廢義符以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乃召道濟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以謀告之謝晦聚將士于府內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爲內應夜邀道濟同宿晦悚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時義符在華林園爲列肆親自沽賣與左右即龍舟而寢道濟引兵入雲龍門安泰等先誡宿衛莫有禦者軍士進殺二侍者扶義符出收璽綬羣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羨之等以宜都王義隆素有令望乃稱皇太后令數義符過惡廢爲營陽

王以義隆纂承大統遂義符于吳使邢安泰就弑之義符

多力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踣而弑之昌門吳西郭門亦作閶傳亮帥行臺百官備

法駕迎義隆于江陵羨之等遣使殺義真以荆州重地

恐義隆至或別用人乃亟以錄命錄尚書自出命也除謝晦都

督刺史欲令居外爲援精兵舊將悉以配之七月行臺

至江陵傳亮率百官上表進璽綬義隆下教時年十八曰猥

以不德謬降大命顧已驚悸何以克堪當暫歸朝廷展

哀陵寢并與賢彥申寫所懷望體其心勿爲辭費時諸將佐

聞二王死皆疑不可東下司馬王華曰先帝有大功于

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羨之亮受寄崇

重未容遽敢背德畏廬陵嚴斷恐不能自容以殿下寬

慈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又此五人

同功並位孰肯相讓就懷不軌勢必不行廢主若存慮

將來或受其禍是以殺害蓋由貪生過深不過欲握權

自周市義隆曰。卿復欲為宋昌耶。長史王曇首、校尉到彥之皆勸行。乃命華留鎮荊州。欲使彥之將兵前驅。彥之曰。了彼不反。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會雍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鎮襄陽。義隆引見傅亮。號泣。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哭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傅亮汗流不能對。乃布腹心于到彥之、王華等。義隆以府州文武自衛。遂發江陵。

秋八月。宋王義隆立。是為文帝。

宜都王義隆至建康。羣臣迎拜于新亭。徐羨之問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義隆謁初寧陵。還止中堂。百官奉璽綬。義隆辭讓數四。乃受之。遂即位。大赦。謁太廟。復廬陵王先封。迎其柩還建康。以行荊州刺史謝晦為

異以勵將帥。問蔡廓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謝始懼不得去。既發，喜曰：今得脫矣。

徐羨之等進位有差。有司奏車駕依故事臨華林園聽訟。詔曰：政刑多所未悉，可如先者二公推訊。乃以王曇首、王華為侍中，竟陵王義宣鎮石頭。羨之等欲遂以到彥之為雍州，不許。徵為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南下，謝晦慮彥之不過己，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由此大安。

柔然寇魏。

柔然紇升蓋可汗聞魏太宗殂，將六萬騎入雲中，攻拔盛樂宮。魏主帥輕騎討之，三日三夜至雲中。紇升蓋引騎圍之五十餘重，騎逼馬首，相次如堵。將士大懼，魏主

顏色自若。衆情乃安。紇升蓋弟子于涉斤爲大將。魏人射殺之。紇升蓋懼遁去。已而魏伐柔然，大獲而還。

冬。十一月。吐谷渾王阿柴死。弟慕璝立。

初。吐谷渾王樹落干。自號車騎將軍大單于。及卒。授國于其弟阿柴。阿柴稍用兵。侵并旁小種。地方數千里。遂爲彊國。阿柴有子二十人。至是疾病。召諸子弟謂之曰。先公車騎捨其子拾虔而授孤。孤敢私于緯代阿柴長子。而忘先君之志乎。我死汝曹當奉慕璝阿柴母弟。爲主。阿柴又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慕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不能折。阿柴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汝曹當戮力一心。然後可以保國寧家。言終而

卒。

十二月。宕昌西羌別種。故國在今鞏昌府岷州南。北周以其地爲郡。唐曰宕州。後廢。朝貢于

魏

宕昌羌。三苗之裔也。羌地東接中國。西逼西域。長數千里。各有酋帥部落。分地不相統攝。而宕昌最盛。通考。宕昌之界自仇池以西。東西千里。席水以南。南北八百里。仇池在同谷郡。席水在上邽縣。有民二萬餘落。諸種畏之。至是其王梁彌忽遣子入見于魏。

乙丑宋元嘉二年。魏始光二年。夏主赫連昌承光元年。春。正月。宋主始親聽政。

徐羨之傳亮。上表歸政。三上。許之。羨之仍遜位還第。徐佩之等並謂非宜。敦勸甚苦。乃復奉詔視事。

二月。燕有女子化爲男。

燕有女子化爲男。燕主以問羣臣。傅權對曰。西漢之末。雌雞化雄。漢書五行志。元帝初元。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又後漢靈帝時。雌雞化爲雄。事具前。猶有王莽之禍。況今女化爲男。臣將爲君之兆也。

夏四月。魏遣使如宋。始復通也。

六月。武都王楊盛卒。子元立。

初。盛聞晉亡。不改義熙年號。謂世子元曰。吾老矣。當終爲晉臣。汝善事宋帝。及卒。元自稱武都王。遣使告喪于宋。始用元嘉年號。宋因而封之。

秋八月。夏主勃勃殂。世子昌立。

丙寅　宋元嘉三年　魏始光三年

春正月。宋討徐羨之傅亮誅之。以王弘爲

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彭城王義康都督荆湘等州軍事謝晦舉兵反江陵

初宋主在江陵孔甯子會稽人為叅軍及即位以為步軍校尉與侍中王華並有富貴之願疾徐羨之傅亮專權搆之于宋主宋主欲誅二人并發兵討謝晦以王弘檀道濟始不預廢弑之謀弘弟曇首又所親委密使報弘且召道濟欲使討晦王華等皆以為不可宋主曰道濟止于脅從本非創謀殺害之事又所不關預撫而使之必將無慮道濟至乃下詔暴羨之亮晦殺二王之罪命中領軍到彥之征北將軍檀道濟以時收翦又命雍州刺史劉粹等斷其走伏是日詔召羨之亮謝皭晦之弟遺

人報之羨之走至新林。自經死。亮出走被執。宋主使以詔書示之。亮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于是伏誅。宋主問討晦之策于檀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畧明練。殆為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陣而擒也。徵王弘為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彭城王義康為荊湘都督。荊州刺史。晦聞徐傅等已誅。自出射堂勒兵。數日間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奉表稱羨之亮等忠貞。橫被冤酷。皆王弘王曇首王華險躁猜忌。讒搆成禍。今當舉兵以除君側之惡。

閏月。宋子劭生。

初宋袁皇后生子劭后自詳視使馳白宋主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欲即殺之宋主狼狽至后殿戶外禁之乃止以尚在諒闇故秘之至是始言劭生

宋主自將討謝晦二月誅之

宋主下詔戒嚴諸軍並進以討謝晦晦帥衆二萬發江陵舟艦旌旗甚盛歎曰恨不得以此爲勤王之師宋主發建康謝晦下至江口到彥之已至彭城洲在湖南岳州府巴陵縣東北會霖雨晦停軍十五日乃使孔延秀攻彭城洲及洲口柵陷之諸將欲還夏口到彥之不可乃保隱圻圻亦作磯在岳州府臨湘縣東北水經注如山北對隱磯即此初晦與徐傅爲自全之計以爲晦據上流而道濟鎮廣陵各有彊兵羨之亮居中

靈運文人無行已不堪大用甚至緇流亦參權要致有黑衣宰相之譏均由典午清談所貽害耳

秉權可得持久至是聞道濟來惶懼無計道濟既至與彥之軍合晦始見艦數不多不卽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連咽連謂連接咽謂塡咽西人離沮無復鬬心一時皆潰晦夜還江陵衆散畧盡乃攜其弟遯等北走爲人所執檻送建康何承天自歸于彥之彥之因監荊州府事于是誅晦瞻及其同黨孔延秀周超等宋主還建康

三月宋以謝靈運爲秘書監顏延之爲中書侍郎

宋主旣還建康徵靈運延之用之又以慧琳道人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賓客輻湊四方贈賂相屬琳著高屐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會稽孔覬字思遠山陰人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屨失所矣

夏五月宋遣使巡行郡縣

遣散騎常侍袁渝等十六人分行諸州郡縣觀察吏政訪求民隱又使郡縣各言損益

宋主親臨聽訟

宋主臨延賢堂聽訟自是每歲三訊

六月宋以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爲侍中謝弘微名密以字行景仁爲黄門侍郎

從子

王華以王弘輔政王曇首爲上所親任與已相埒自謂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是時宰相無常官惟人主所與議論政事委以機密者皆宰相也亦有任侍中而不爲宰相者然尚書令僕射中書監令侍中侍郎給事中皆當時要官也華與劉湛王曇首殷景仁俱爲侍中風力局幹冠冕一時黄門侍郎謝

弘微。與華等皆宋主所重。當時號曰五臣

秋。八月。宋遣使如魏。

冬。十月。魏主自將攻夏。

魏主問公卿。今當用兵。赫連蠕蠕。即柔然。魏太武以其無知。狀類于蟲。因改其號。二國何先。長孫嵩等請先伐蠕蠕。太常崔浩曰。蠕蠕烏集獸逃。舉大衆追之。則不能及。輕兵追之。又不足以制敵。赫連氏刑政殘虐。人神所棄。宜先伐之。魏主亦聞夏世祖赫連昌尊勃勃爲世祖。殂。諸子相圖。勃勃世子璝殺其弟倫。倫兄昌討殺璝。勃勃以昌爲太子。勃勃殂遂即位。國人不安。欲伐之。嵩等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蠕蠕紇升蓋可汗之名。聞之。乘虛入寇。此危道也。浩力贊其行。于是遣奚斤襲蒲坂。周幾襲陝城。以薛謹字法

順河東爲鄉導。魏主欲以李順總前驅之兵。崔浩曰順
汾陰人。誠有籌畧。然其爲人果于去就。不可專
委。乃止。浩與順由是有隙。
李順。字德仁。趙郡平棘人。

十一月。魏主入統萬。取蒲坂及長安。

魏主行至君子津。在今歸化城西南。黃河東岸。水經。河水于楨陵桐過二縣間。濟有君子之名。郎此。會天暴寒。冰合。帥輕騎濟河。襲統萬。夏主方燕羣臣。魏師奄至。上下驚擾。夏主出戰而敗。退走入城。門未及閉。魏豆代田帥衆乘勝入西宮。焚其西門。宮門閉。代田踰垣而出。魏分兵四掠。殺獲數萬。魏主謂諸將曰。統萬未可得也。他年當取之。乃徙其民萬餘家而還。魏師乘勝長驅。遂入三輔。蒲坂守將棄城奔長安。奚斤遂克蒲坂。夏主之弟助興自長安奔安定。斤遂入長安。秦雍

宋文以耕具爲愧事雖較
禹布䌷燈差勝若元英宗
見遺衣縑素木棉重加補
綴嗟嘆良久其識趣相越
何啻霄壤

氐羌皆降。河西王蒙遜及氐王楊元。聞之。皆遣使附魏。

丁卯 宋元嘉四年。魏始光四年。春。二月。宋主謁京陵。

初。宋高祖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宋主至故宮。見之有慚色。近侍或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覩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

夏。四月。魏遣使如宋。

六月。癸卯朔。日食。

夏主及魏主戰于統萬。夏主敗走上邽。魏取統萬。

先是。魏主自統萬還平城。夏平原公定。帥衆向長安。與魏奚斤相持。魏主聞之。欲乘虛再攻統萬。遂自將發平城。至拔鄰山。胡三省注。在黑水東北。黑水注見前。捨輜重以輕騎三萬。

倍道先行。群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魏主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吾軍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及是魏主至統萬。分軍伏于深谷。以步衆至城下。夏將狄子玉降。言夏主聞有魏師。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攻拔。待我擒魏奚斤。然後徐往。內外擊之。蔑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魏主聞而患之。乃退軍以示弱。魏軍士有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輜重在後。步軍未至。宜急擊之。夏主從之。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陳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遠來求賊。唯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衆僞遁。引而疲之。夏兵爲兩翼。鼓譟追之。行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

沙晦冥。宦者趙倪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願攝騎避之。崔浩叱之曰。是何言。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絕。宜引軍分出其後。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魏主曰善。乃分騎爲左右隊以犄之。魏主馬蹶而墜。幾爲夏兵所獲。拓跋齊以身捍蔽。魏主騰馬得上。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夏主不得入。遂奔上邽。明日。魏主入城。獲夏王公卿校及婦女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頒賜將士有差。留常山王素。子遵之鎭統萬。遂還平城。夏平原公定聞統萬破。亦奔上邽。魏主詔奚斤班師。斤固

漢末猶多節義之士至魏漸已寥寥晉則在朝僅一徐廣在野僅一陶潛蓋自篡竊相仍人不復知忠節綱目于潛卒特書晉士以見完節于是時為尤難而寡廉鮮恥習俗恬不為怪亦可以觀世變矣

請益兵滅夏。魏主乃遣將益兵以助之。初。夏世祖性豪侈。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高五仞。其堅可以厲刀斧。臺榭壯大。皆雕鏤圖畫。被以綺繡。魏主曰。蕞爾國而用民如此。欲不亡得乎。魏主壯健鷙勇。臨城對陳。親犯矢石。左右死傷相繼。神色自若。由是將士畏服。咸盡死力。性儉率。服膳取給而已。以為財者。軍國之本。不可輕費。賞賜皆死事勳績之家。親戚貴寵。未嘗濫有所及。命將出師。指授節度。違者多致負敗。明于知人。唯其所長。不論流品。聽察精敏。下無遁情。賞不遺賤。罰不避貴。常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然果于殺戮。往往已殺而復悔之。

冬。十一月。晉徵士陶潛潛字淵明。一字元亮。尋陽人。晉長沙公侃之曾孫。卒。

潛少有高趣。博學不羣。以親老家貧。為州祭酒。少日。自解歸。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後復為彭澤令。不以家自隨。在官八十餘日。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

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徵著作郎。不就。妻翟氏。亦與同志。能安勤苦。夫耕于前。妻鋤于後。潛自以先世爲晉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是歲將復徵之。會卒。世號靖節先生。

